

天傭子集第五卷

書

與喻仲延求曾祖母坊額書

某月某日

黃

頓首仲延先生執事竊以古之人其傳

于後世者雖其人足以致之然未嘗不藉金石之文

以為重唐虞三代聖君賢相豐碑彝器銘鼎授爵之

文宜百倍于秦漢晉魏之世然自禹碑石鼓而外寥

寥不一二以見於今至於秦漢晉魏之世一時君相

所施于世者淺矣然其君臣所謂稱功頌德與夫當

天傭子集第五卷

世幽人逸士、山鏡塚刻、感微寄遠、與夫浮屠老子、煩
誇詭異之文章、皆能托鍾王之跡、以見于後世、然則
不幸而無所托、則雖禹湯孔鼎、學者無由見聖人之
微幸而有所托、則雖浮屠老子、煩誇詭異之文章、亦
得而久傳焉、以自見于後世、及察其所爲久且傳者、
不過以其字畫之工而已、其人非必顏魯公之忠節、
蘇子瞻之文章也、然其精神之所至、雖後世賢人君
子、終不能廢其所爲、况文章之師表、行誼之純粹、如
吾仲延先生者、出其餘而爲書、其爲傳且久、又當

倍之、伏惟先太父生三月而孤、先曾祖廿二十七而
孀居、雖嘗見旌于審穆廟、見記于郡乘、而以爲非得
吾仲延先生之字畫、則復懼其不能以傳、且久也、伏
惟執事哀而許之、謹再拜不宣、伏如捧露函、乃知書
歲春初、兄有手教及第、而弟不及領第、所願家來、教
亦未之及、此真聲氣、中之欲對矣、今日制藝一道、顧
兄主持、真如日之中天、萬物皆覩、顧盛衰倚伏之際、
識者憂之、其要在克己而已矣、海內今日、自稱爲儒

然使天下不論其功而追源其過則向來二三兄弟引經據史扶進道術之苦心適爲世詬厲爾夫文之通經學古者必以秦漢之氣行六經語孟之理卽間降而出入於韓歐蘇曾非出入數子也曰是數子者固秦漢之嫡子嫡孫也今也不然爲辭章者不知古文爲何物而獵弇州于鱗之古以爲足不知此非古也六朝之浮艷而割裂補綴飾之以史漢之皮毛者也爲制藝者不知古文爲何物而襲大士大力輕俊詭異之語以爲足不知此非古也晉魏之幽渺纖巧

當世以爲清譚爲佞慧者也最陋則造爲一種似于非子似晉魏非晉魏鑿空杜撰之言沾沾然以爲真大士大力矣弟舊歲於陳興公稿序稍一言之而同氣者頗相怪責不知弟於此道淺深甘苦備嘗之矣夫文之古者高也朴也疏也拙也典也重也文之卑而爲六朝者輕也澀也詭也俊也巧也排也此宜有識者所共知矣無怪見之憮然憂之而有哀集先輩大家之舉也雖然願兄細酌之弟此後閉門山居兄時時於郵筒中以所選目見示互相參訂必有不刊

者至於序文見屬此舉雖無兄命猶將爲之但平生
爲古文非旬日不以示人每嘆歐公一文就輒粘之
壁間出入誦之而後成稿嘗舉此以戒陳夫士謂此
非粗心浮氣俚語巷說所能就今弟所持猶如是小
价來金陵方得郵上闈中後塲止刻論一首亦併呈
政近稿四百士業見其半苦無承題首尾暇當足成
以就鄂削也試草頌訖丙夜挑燈讀之如鉅鹿之戰
從壁上觀楚師其蘊則天人性命皇帝王霸之略盡
見矣謝謝此後遇便鴻希時時惠我玉音不盡不盡

再與周介生論文書

丙寅秋

六月杪從陳元夫接兄臘月二十六日手札乃知弟
三度寄兄書皆未達而兄首賜弟書亦爲人浮沉元
夫所傳則弟拜尊教之始也嗣從南京書舖廊舍親
又拜兄長牘併沈飛伸書旬日之中兩捧瑤函喜極
而舞嗟乎海內執詞盟者不過數人與兄對譚猶敢
含糊不盡乎弟前書中大約謂海內今日尊崇大士
大力者更不知其渾古高朴師法六經秦漢者何在
而僅摭拾其一二輔嗣子佞幽渺詭俊之譚相與雕

天佩子集 卷之五 五
琢模糊、甚至學繁露者、竟以杜撰爲繁露、習郭註者、竟以杜撰爲郭註、稍進者、亦僅畱心句字、使其俊詭、而先秦西漢高古拙淡之氣亡矣、使人冤夫士大力爲晉魏抄手、猶可言也、使人置六經秦漢不道而降、爲六朝之卑弱纖後軟靡巧儷之文、向時韓歐大家所擲棄不屑而力排之者、今反奉爲著龜、又見之制舉業、則文氣之卑、乃自吾輩始之、凡以爲此罪將安歸乎、善乎、兄之言曰、世之將治、其文多仁孝忠厚之言、世之將亂、其文多陰謀詭譎之譚、此語非特謗吾

輩者不知、卽尊奉吾輩者亦不知也、再論風氣之遷、有極有漸、極者勢之所畏、而漸者機之所當預防、兄以爲今日猶漸而未極乎、向者學我而死、尙在草澤、今皆在三百進賢冠矣、取鼻祖之形而傳之、日傳一紙、十失其五、日傳十紙、非復吾祖矣、鼻祖之形如故也、非吾祖而以爲祖、子孫之罪也、不責其子孫而特罪其祖、日是其形、固多變也、有甘受其獄者乎、承示經翼一選、宜早行之、弟當極揚其旨、使我輩之文與三代同風、卽弟有文、定文待二選、不可以弟故而滯

兄之傳、蓋弟選意在存一代之文、使人得觀制藝中
後先升降之變、兄以經翼題篇、宜簡核而精、志在存
經、不在備選也、接兄札、又喜兄爲我覓得沈飛仲此
書、弟久爲人所說、羈閣三年、有飛仲弟事畢矣、至於
兄所謂更有進焉者、此事大有商量、不知兄所掄經
子史三集已成書否、弟已手訂秦漢以來至元文、爲
歷代詩文選、又訂國朝諸公爲皇明古文定矣、所恨
波神妬我、半爲所壞、今將復理舟中所失、恨匆匆無
暇遠遊、與兄面訂、然弟則謂古文一道、今時士子等

爲時集所昧、封閉塵腐、無出頭之日、雖日告之以先
王仁義禮樂之旨、無奈其虛氣所至、不能復知妍媸
之所在、弟意嘗謂告人以古文、人必不能盡知、千古
文章、獨一史遷、史遷而後、千有餘年、能存史遷之神
者、獨一歐公、歐公之文、每提耳而命之、人不知也、况
欲其遍讀古人之書、而知好乎、弟於歷代詩文及皇
明古文定二書外、又有文勦、文效、文腐、文寃、文戲、伍
書、以爲正告人、以古人不能知、取文之無當者告之、
則人知避矣、人人知避、必發憤讀書、讀書然後知古

天備子集
人高深誠拙之所在不復爲浮華補綴無根本之言
矣文勦者弟嘗笑謂左國史漢爲人生吞活剝固其
當然然竟不顧義類之所安往往出自大老稍舉一
二太史公曰予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塚云蓋相去
千年疑其人之有無也每見空同鳳州爲人作誌銘
輒曰蓋聞嘉靖年間有某老先生云此亦豈千年後
疑詞耶先漢兵農婚喪大費皆取給馮翊扶風京兆
今朝廷大事戶工二部寔爲之於大典宛平無與也
輒曰無以佐縣官之急可乎不可乎十行之中非左

國史漢不道我朝一代官名一部郡縣爲數公改換
後世竟不知有順天應天知府知縣矣此亦勦也而
太倉歷下之文爲多文腐則古之客難解嘲賓戲七
啓七發之類而今時尤衆每笑謂友人京山李本寧
爲人作詩序輒就其人姓氏起首使此公作我姓艾
人詩首必當畢畢窘矣凡此真文腐也文妖則以楊子
太伛爲序而近日如文翔鳳所作古文辭及他同類
者附之與夫毀謗孔孟之人皆在焉文寃則諸家墓
誌蓋美飾非顛倒朝政相爲贊不肖之論也以文爲

戲坡公不免作偏而袁中郎爲甚今皆類成一部五
種出而後天下知古文矣恨不時同兄面商也三場
選願兄止之我明之傳傳在前場耳論敷衍排比惟
恐不多兄以爲古有此體乎表濃麗而絕無疎淡流
水之致策取分柱立比兄以爲古有此體乎至於人
文聚二選則願兄以割愛爲主割愛之意與經翼相
輔而行不然猶恐以吾輩爲口實也佳選領訖獨兄
所許拙稿弟並無一册今又檢來書不見有便再寄
一帙胸中如積不覺妮妮想兄讀之當我兩
人一夕
佳話也

三與周介生論文書

丙寅冬

八月中旬曾附長牘於書舖廊舍親嗣是一病幾登
鬼錄適陳元夫便舟東下復得再致鄙悰此時弟養
疾郡城十愈其九閒中無事乃得遍讀房書及尊選
清夏可謂璀璨滿目然弟則謂此道老手深文自有
不動聲色不煩斧鑿而成者至於有意填古則其出
入子史適足証其空疎何也與題不肖一也首尾氣
脈不能渾成雖借資一二古人然一篇之中雜以鄙
俚湊以杜撰軟語稚詞本質俱露二也不知遠師秦

漢而僅屏托晉魏、不爲經史之磅礴、而爲子書之俊
詭、三也。夫時文本以傳聖賢之神、一題入手、佳思滿
紙、細細勘之、大半傍枝、蓋有終日兀坐、而無一字可
留者矣。及其衡文、亦復如是。今日凡上之選、明日讀
之、便有所議、卽有古句精思、能奪一時之目、而細勘
神理、皆題外傍枝、於聖賢立言之初意、不能相肖。如
是核之一科、不數人、宋人不數首、昔人云、子長之病
病在好奇、得非仁兄今日之謂乎。弟謂兄此後宜精
核而嚴汰之、芻蕘之見、似亦可採、兄以爲何如。

與沈崑銅書 丁卯秋

自乙丑冬、初致書尊公老父母後、嗣是台函台賜、羈
貯茂先兄處、今秋始得拜領瑤章、弟之疎闊、可勝惶
側、猶憶舊秋、士業寄弟、瑞芝亭草、丙夜挑燈、縱讀不
勝同人之慶、因竊謂友人古文一道、其傳於今者、資
傳古人之神耳、卽以史遷論之、昌黎碑誌、非不子長
也、而史遷之蹊徑皮肉、尙未渾然、至於歐公碑誌、則
傳史遷之神矣、然天下皆慕韓之奇、而不知歐之化、
乃知識者之功、侔於作者、况於制舉藝限、以題旨拘

以排股而欲於其中行以史漢之神可謂難矣文必如是乃爲古耳今之所謂古者句必精儷字必纖後此東漢末年至於梁隋陋習相仍之覆轍耳雖吾友大力尙不免此矧其他乎台兄貫穿百氏不爲一流之學而縱橫磅礴之氣首尾渾成此自當求之西漢也劉士雲歸自新昌知文旌已入金陵肅此代候且謝楚蕭雖阻聲氣非遙嗣容專佈

遇與周介生論文書

戊辰冬寓蘇州作

舊秋沈飛仲价歸曾附數行併拙刻未完者奉候此後東裝入楚過南昌見劉士雲乃得拜領台翰併尊公行狀時以一夕之畱卽渡章江不及覓便人作報章上達然於塗中讀尊公行狀頗訝有數事未妥且以爲賢昆仲負盛名海內今作家傳宜稍詳重使海內人人誦法急欲於九江道中覓飛鴻郵致及至蘄黃則兄所寄諸聲氣交業已遍布弟度不可改遂已之今春於都門頗對受先父母言其詳受先益友肝

賜如雪必於兄前達鄙意也然在都門見謗兄者不
少弟謂我輩知厚愛人以德故常以忠告待友朋而
昧者乃竊我輩忠告之語以爲謗甚至竊吾兩人往
復論文之書改竄爲序以示弟若有不足於兄者固
已悖謬矣今者便道吳閭咫尺伋亭不獲躬叩勉強
爲書賈一畱或得於此地瞻晤未可知也弟業已誓
此行入山與大士交止再商斯道一洗風塵蓋此時
僞經僞史僞子以我輩爲名以杜撰爲實浸成套語
讀之欲嘔且其所爲古者不知何書失學古人而不

知方嚮已非古矣况於古所無而嚶嚶自命爲古乎
夫師古文猶師古人也古人有羿奡有莽操有林甫
盧杞必皆古人可師則彼亦古人也古人之文何以
異此經籍而後必推秦漢爲其古雅質朴典則高貴
序裁生動使人如覩然以其去古未遠名物方言不
甚近人必盡肖之則勢必至節去語助不可句以爲
與疎枝大葉離合隱見寓法於無法之中必盡肖之
則必決裂體局破壞繩墨而至於無法故韓歐蘇曾
數大家存其神而不襲其糟粕二千餘年獨此數公

能爲秦漢而已。至於今之爲古者，不獨不知此意，併不能成其一家言。儷駢俊句，極窮幽渺，以魏晉清談爲古，猶曰此當附之六朝，叫號怪囂，填寫史漢，猶曰此近代。王李蓋二者似古而非人所易惑。至於棘喉鈎吻，險澀鄙誕，則古之人未之聞也。獨唐有樊紹述其所爲，魁紀公不傳其絳守居，文現在，皆見所見。至宋有劉幾爲歐陽公所黜，其友雖不傳，所謂天地軋萬物苗者，亦兄所見，乃今效之者，遍與越矣。此風自文太青始，太青空疎不學，伎倆止此，不過從神樂



觀朝天宮抄出道藏僻書數種，及海篇難字而已。而學者皆爲所欺，何耶？至於近日一種浮悠之文，徑成經術之鄉愿，杜撰之句，以名士而徑等於白眼矣。此宜有識者所深憂。願兄痛裁此輩爲禱。弟向時壯年淺學，盡見筆端。戊午以後，一意掃除，覺古人深處頗有所窺。爲文漸有潦水盡而寒潭清之意，而時流不察，乃以弟近作爲江淹才盡。此自關識者學問淺深與弟無與也。弟八年前曾作一論文詩贈人，有數句曰：昔友陳與羅，巨亦摩天揚蛟龍。盤太幽鬼語爭割

強凌獵經與史、嘈雜秦筮、簧、近者思簡淡淨洗十年、
藏先民有典型、震澤方垂裳、古貨今難售、到羊亦無
益、自今思之、此語遂為救時之藥、弟願見此、後盡掃
時蹊、一切十年前以為新、古今成腐套者、痛與同志
另構清裁、海內留心此道者、不數人、友朋難得、旋轉
之機、舍吾兄其誰、近於白下、晤令兄、閱其述作、尚覺
如春水瀾瀾、未見涯涘、故不欲加評語、想兄亦諗此
意也、弟何知有沈、飛、神、以兄之命、知有此人、豈知其
竊取吾往復書為此鬼怪事、弟舊歲見之、駭然私擬

或出兄所付、接手教、乃知狡獪有自己、已於都門見受
先知其為人之詳、不復作緣、拙選亦將別圖布刻、豈
銅侯周玉、藉、意托兄、覓之、蝶公以偶社求、大原皆乞
番、意為懇、種種不盡、欲言、談古文、輒、毀、歌、曾、諸、大
豕、兩、獨、株、株、守、一、李、于、歸、王、元、美、之、文、以、為、便、足、于
古、其、評、品、他、文、皆、未、當、不、佞、心、竊、嘆、足、于、以、年、未、嘗
細、讀、古、今、人、之、書、而、類、例、是、非、需、之、十、年、後、足、于、學
斷、克、心、漸、細、漸、見、古、人、深、處、必、當、翻、然、悔、悟、目、前、不

元氣在也。其學宏博，力垂寰宇。其學今到，猶判羊亦無。蓋自今思之，此語遂為收時之藥。願凡此後盡掃時談一切，十年以前以為新古，今成腐套者，痛與同。其另構清教，海內留心此道者，不數人。友朋難得，旋轉留意為懸，雖不盡於書，亦時令凡問其地，無尚。晚尋賦玉，蕭意非其真。女馳念，以謝撫，起大京背。夫時其為人文，特不真，非幾。雖亦非，以圖亦。其海出，只祇於其手，幾只映，其自日，然。雖其愛。

答陳人申論文書

戊辰冬寓嘉定作

人中足下，向在婁江舟中。藝仲示我足下時藝數首，不佞讀之，頗覺落想異人。雖中間操縱未純，然度為此不難。及在舟中見足下談古文，輒詆毀歐曾諸大家，而獨株株守一李于鱗、王元美之文，以為便是千古。其評品他文皆未當，不佞心竊嘆足下少年未嘗細讀古今人之書，而顛倒是非，需之十年後，足下學漸克，心漸細，漸見古人深處，必當翻然悔悟。目前不必與之諍也。及足下行後，則從友人得見足下所為。

情心賦乃始笑足下嚮往如是耶此文乃昭明選體中之至卑至腐歐曾大家所視為臭惡而力排之者不佞十五六歲時頗讀昭明文選能效其句字二十歲後每讀少作便覺羞愧汗顏而足下乃斤斤師法之此猶蛆之含糞以為香美爾故張口罵歐曾罵宋景濂罵震川荆川足下所寶持如是不足怪也及使者來發足下書本欲置之不辨然不佞憐足下之才而又哀足下之未學憫足下之墮落則不得不正告足下足下書甚冗然其大意乃專指斥歐曾諸公以

正

為宋文最近不足法當求之古而其究竟則歸重李于鱗王元美二人爾何足下所志甚大而所師甚卑也足下謂宋之大家未能超津筏而上又謂歐曾蘇王之上、有左氏司馬氏不當舍本而求末夫足下不為左氏司馬氏則已若求真為左氏司馬氏則舍歐曾諸大家何所由乎夫秦漢去今遠矣其名物器數職官地里方言里俗皆與今殊存其文以見於吾文獨能存其神氣爾後秦漢之神氣而御之者舍韓歐奚由譬之於山秦漢則蓬山絕島也去今既遠猶之

有大海隔之也則必借舟楫焉而後能至夫韓歐者吾人之文所由以至於秦漢之舟楫也由韓歐而能至於秦漢者無他韓歐得其神氣而御之耳若僅取其名物器數職官地里方言里俗而沾沾然遂以爲秦漢則足下之所極賞於元美于鱗者爾不佞方由韓歐以師秦漢足下乃謂不當舍秦漢而求韓歐不佞方以得秦漢之神氣者尊韓歐而足下乃以竊秦漢之句字者尊王李不亦左乎足下曰舍舟不登而取舟中之一艦一櫓濡裳而泳之曰吾不藉津筏而

舟渡也不可也。以爲藉韓歐而至史漢猶之乎一艦一櫓也是不然。我旣得其神而御之矣。何津筏之有。昌黎摹史遷尙有形迹。吾姑不論。足下試取歐陽公碑誌之文及五代史論贊讀之。其於太史公蓋得其風度於短長肥瘠之外矣。猶當謂之有迹乎。猶謂之不能徑渡乎。若乃竊史漢之句字。自以爲史漢在是矣。是今之王李。乃足下所謂一艦一櫓。舟中之一物爾。足下又曰。宋文好新而法亡。好易而失雅。夫文之法最嚴。孰過於歐。曾蘇王者。荆川有言曰。漢以前之

文未常無法而未常有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宋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予嘗三復以爲至言然不佞極推宋大家之文以其有法而其稍病宋大家之文亦因其過於尺寸銖兩毫釐不失乎法視史漢風神如天衣無縫爲稍差者以其法太嚴爾宋之文由乎法而不至於有迹而太嚴者歐陽子也故嘗推爲宋之第一人不佞方以法太嚴稍病宋人而足下謂其無法足下讀古人書潦草

正

如此不亦可笑乎若乃王李之文徒見夫漢以前之文似於無法也竊而效之決裂以爲體匱飭以爲詞盡去自宋以來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別爲一種臃腫窘澁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意卑其語澁乃真無法之至者而足下以爲有法可乎足下以賦病宋人誠是矣然天下安有兼材必欲論賦則奚獨宋人自屈平而後漢賦已不如矣楚以下皆可病也然則足下稍心賦何不直登屈氏之堂而乃甘退處於六朝排對填事柔靡粉澤如是而譏宋賦恐宋

五傳子集
十一
人不受也。宋之記誠有如賦如文者，然亦其一二爾。以此而病全宋，是猶見燕趙之醜婦，而遂謂北方無美女，見吳之粗繒敗絮，而遂謂江南無美錦，等爾如是。而以變亂古法罪宋人，宋人不受也。足下又引李于鱗之言曰：宋人憚於脩詞，理勝相掩，以為宋文好易之証。然予則曰：孔子云：辭達而已矣。未聞辭之礙氣也。辭之礙氣，為東漢以後駢麗整齊之句，信耳。彼以句字為辭，而不知古之所謂辭，命辭章者，指其首尾結撰，而通謂之辭，非如足下之以矜句飾字為辭也。故曰：辭尚體要，則章旨之謂也。足下必以好易病

也。故曰：辭尚體要，則章旨之謂也。足下必以好易病宋，而以文之最者必難，遂謂易經時代最上古，其文最難，書詩次之，春秋又次之，禮經出漢儒，故其文最條達，居六經末，以是為經之差等，以是為時代之升降。審如此，足下悞矣。足下云：易脩辭最難，時代最古，故文最高，書經次之，足下讀書，夢耶醉耶？易雖自伏羲，然一畫爾，未有文字，篆爻辭，皆文王周公，故謂周易尚書自堯舜始，次夏次商，乃至周，去文周篆爻辭，乃在千歲之前，足下謂書在易後，時代稍後，文遂稍

不難而次於易經何謬至此也且易之爲經原由象數其體自與衆作異若果以難爲勝則周公之書如洛誥召誥大誥多士多方立政及大小雅頌等書當時何不併作文辭體盡取初九初六潛龍牝馬之說入之耶足下又謂禮經出漢人故文最條達以爲文之高者必難卑者必易時代遠者必難近者必易之証如此則何必漢儒禮傳也孔子孟子可謂條達矣孟子想足下所不屑至於孔子足下宜稍恕之得無以條達遂爲論語病耶抑足下生平不悅宋儒遂併

孔子論語視同宋儒語錄不復論其文耶抑可謂孔子生春秋時故其文遂不及易經不及書詩耶且孔子左丘明同爲春秋人而論語條達不同左傳何也又不同後之公羊穀梁何也然且無論論語卽易經上下繫傳皆出孔子其語皆條達不似文周彖爻則足下亦將抹去孔子繫詞不入易經獨存文周彖爻辭耶文各有所主各有時代唐宋之不肯襲秦漢句字猶孔子之語必不爲易書詩也如此論文足下必當以楊雄太佞唐樊宗師宋劉幾之文爲最矣無怪

天備子集 二十一
足下之賢實然無所之也然足下所尊奉空同鳳洲
乃正嘉近時人則似不必遠語上古也足下又云唐
後於漢故唐文不及漢宋後於唐故宋文不及唐如
此則我明便當不及宋又何以有陳人中又何以有
人中嚶嚶然所尊奉之王李耶宋之詩誠不如唐若
宋之文則唐人未及也唐獨一韓柳宋自歐曾蘇王
外如貢父原父師道少游補之同甫文潛少蘊數君
子皆卓卓名家願足下閉戶十年盡購宋人書讀之
然後議宋人未晚也足下又曰江之行澗澗最難勢

最奇至於海則平易坦直得金焦障之以北地
濟南爲能與水爭順流反逆之勢嗚呼是何謬耶夫
今之論文者譬之論水不必論瞿塘不必論金焦當
論其有源耳江水惟有源故至瞿塘而能險激至金
焦而能洞泆至海而能汪洋浩渺魚龍百怪學之有
源者何不可之有自北地濟南之文出學者束書不
觀止取左國史漢句字名物編類分門率爾成篇套
格套辭浮華滿紙如今市肆賣壽軸祭文文字者然
足下以爲北地濟南之文難耶易耶與水爭勢順流

耶、逆流耶、使其勢難、其文奇、則不應無限代筆秀木
供應衙門、皆能效之也、然則吾將反足下之言而告
足下曰、獻吉于鱗元美、譬則兒童也、羣從而嬉、甚樂
也、父師督責之以詩書、則感額相向、何則、束于法也、
彼畏宋人首尾開闔、抑揚錯綜之嚴、而不能畏也、爲
宋人之古質朴淡、所謂如海外奇香、風水齧蠟木質
將盡、獨真液凝結、而不能爲也、國無法則亂、家無法
則譁、故卽以此語勸人中、立身立文於聖賢禮義之
中而已、足下又痛詆當代之惟宋人者、如荆川、震川

遵岩三君子嗟乎、古文至嘉隆之間、壞亂極矣、三君
子當其時、天下之言、不歸王、則歸李、而三君子寂寞
著書、傲然不屑、受其極口醜詆、不少易志、古文一綫
得留、天壤使後生尙知讀書者、三君子之力也、足下
何故而苛求之、其文縱不能如韓如歐、乃遂不如王
李、受足下一盼耶、且足下於三君子中、稍恕遵岩、謂
其少師秦漢、此言亦謬矣、遵岩少時、抄襲秦漢句字、
其後悔之、乃更作古文、其少作今無一字在集中矣、
足下何從見之、遵岩以其少作爲臭腐、而足下追嘆

之然則足下乳臭時更勝足下今日耶至於宋景濂
佐太祖皇帝定制脩前史當時大文字皆出其
手我朝文章大家自當首推其文或以應制故不
甚暢其所言或一二率爾應酬出自門人編錄者則
誠有之要之師摹歐曾不可誣也足下姑取其序記
傳之佳者讀之可及乎不可及乎景濂雖未足盡我
明之長然自今論之未見有勝景濂者而足下又痛
詆之何也震川集願足下遲遲其論足下學至震川
文至震川時駁之未晚今恐尙懸絕足下之論止此

故答是平亦由此計是下之病源皆由不知古文二
家業於藝仲書中言古文之謀不再述也足下驕稱
奉養不能遠從明師足下之鄉有婁子棻陳神鶴爾
公雖未得韓歐之深然皆能言其本末足下備費徑
請爲師得其言晝夜思之思無越畔然後讀書未
年徐徐與不佞論文未爲晚也舟行匆延草草奉復
惟原炤不與維新何時官府未盡清者今已滿矣
恐未盡除者今已除視不肖都門寄書時蓋已再更

天師子集 卷之五 二十三
大社皇帝定制度脩前史當時大文等皆出其
那烈啟不一章大家自當首推其文或以應一制故不
能餘餘與不遊論文未識即此由作與此華章亦對
蕭為明也其一謂畫齋思文思無致抑發發蕭書記
公難在皆難也文溪為昔論其本末雖末論贊益
奉養不難勤勞則此與現文激深莫若氣刺則謂爾
字業效藥帳書中言古文難不難也此以手編難
效答其于衣上此情與不也誠感釋由不唯書來此

寄李孟白老師書 戊辰秋

數年不捧老師手教馮順之來拜讀台翰如覩師顏
矣不肖於舊秋九月曾奉尺牘一函拙刻序記雜著
一冊托張謫宿代郵西陵今春與令弟歲卿聚首都
門復與羅文止各書伸候今讀順之所致台札似未
見托謫宿郵致者豈謫宿亦浮沉故人書牘耶 聖
主龍飛百度維新向時 宮府未盡清者今已清姦
惡未盡除者今已除視不肖都門寄書時蓋已再更
局面然不肖竊窺今日事勢其可慮者大端有三

主上聖明天縱而大小臣工大半皆八股文字因緣
僥倖其通古今識時勢練達世務者百不一二召
對之餘無文彩學問以動上心厭薄其臣自此而
起一可慮也賄賂公行陽春之後得人寬政畏國
法之心更不如向時畏嚴衛番緝之心矣今日聞一
人明日聞一事卽如韓某一對始何慷慨旣而支吾
矛盾徒致主上以不信待下耳將來以申韓之察
爲主術又復如神祖晚年一切章奏等之吠靡
漫不省視其勢有必至者二可慮也偏鋒不宜太使

孰若以蕩平正直盡洗舊局恐諸君子一舉以形聲
爲氣類小人從此望風承旨置身其中聖主深思
過計轉而更端風波不定何時而已三可慮也老師
踐馭中外多歷年所此行出山天下想望風采知數
載泉石端居深念待之有餘無俟不肖之媿媿也不
肖自北而南濡滯金陵資斧俱竭擬重九後入吳門
自錢塘歸敝鄉因與馮順之計同舟豫章城作一年
筆硯役不料順之改計西歸旅中蕭條更無以資舟
車重負自念也征塗百惟珍攝嗣容再佈不宣

向昌黎永叔之文，兄舍其根本六經，與其法度章脈，變化生動，雄深古健之大者，不論而曰止於辭，則視古人太輕也。且又取易詩書春秋三傳，而亦曰是皆古聖人飾字而為之，則視古聖人又太輕也。因而及於浮華補綴，塗東抹西，左剽右竊，取史漢句字割裂而餽釘之。如今之王李者，皆得附於聖人脩辭之旨，是又視今人太重也。兄以句字崇飾，盡脩辭之義，則請為兄先言辭之原，而又以剝盡辭華，歸之平淡者為非，則又請與兄言古文之辨可乎。子曰：脩辭立其

誠，未聞以浮華為誠也。又曰詞達而已矣。未聞以臃腫駢麗為達也。書之言曰：辭尚體要，有體有要，則今日章旨結撰之謂，而非以餽釘剽竊句字為體要也。蓋古人之所謂辭命辭章者，指其通篇首尾開闔而言，非以一黃一白一朱一黑，儷字駢音而謂之辭。如此則古今文章，何必司馬遷劉向，何必昌黎永叔，只一六朝人，可謂辭華之極矣。則兄且銖銖而法之乎。卽如太史公弟與兄所首推者，然每讀其文，譬之神龍行天，雷電惚恍，而風雨驟至，百昌萬物，承其汗濺。

皆各有生動妍澤之意。此豈可以句字求之。今試取史記去其所載前書左國及屈原長卿騷賦之文而獨取太史公所自爲贊論序畧者讀之。其句字可謂困質無華矣。太史公豈不能效易效書效詩效三傳而爲之乎。無他。時代各有所至。效昔人而贅其句字。未有不相率歸於浮華者。若見之所謂俚雅則有分矣。每見六朝及近代王李崇飾句字者。輒覺其俚。讀史記及昌黎永叔古質典重之文。則輒覺其雅。然後知浮華與古質。則俚雅之辨也。百物朝夕所見者人

不注視也。則今日獻吉于麟元美。剽竊成風之謂也。用功深者。收名也遠。不爲當時所共怪。則必無後世之傳。則韓歐大家。與今日有志斯道。力排陳言。不爲浮華補綴之謂也。蓋所謂陳言。所謂浮華者。韓則指晉魏齊梁而言。歐則指唐季五代而言。今日之君子。則指王李而言。其爲憂憂乎陳言之務去一也。其爲用功深爲當世所共怪一也。其推尊司馬遷劉向賈誼董仲舒者。得其雄深渾健。古質而幽遠。非若王李之推司馬遷劉向得其皮毛。剽竊塗抹。使十歲豎子

皆能整其詞、竊其字、而遂謂之脩辭也。然則兄之所
示、乃弟之所以尊韓歐、與王李耳弟之所謂陳言、兄
以爲脩辭可乎、弟以古質尊史漢、兄以浮華尊史漢、
可乎、若夫篇不擇句句不選字、餽釘而出之、則王李
是已、古之人未有也、卽學韓歐者亦未之有也、至於
以平淡爲非、則兄悞矣、夫平淡古質、不爲煩華者、古
文之別稱也、兄知古文之所以名乎、今之時以碑銘
序記傳爲古文、對八股時藝而言耳、古人未有八股
時文、所稱古文者安在、如以碑銘序記爲古、則韓歐

有之、王楊盧駱輩皆有之、歐陽公得舊本韓文、乃始
知爲古文、其序蘇子美曰、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
古文、乃在其後、蓋昔人以東漢末、至唐初、偶排摘裂、
填事粉澤、宣聲整齊之文爲時文、而反是者爲古文、
譬之古物器、其艷質必不如今、此古文之所爲名也、
若以辭華爲古、則韓之先爲六朝、歐公之先有五代、
皆稱古文矣、今之王李、其文無法、其句甚鮮、其究也
甚腐、吾常取其稿觀之、掩卷而觀其題、輒能測其中
所用官名、所用地志、所起所收、若何、什不爽、一後生

小子不必讀書、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後四部稿、每
遇應酬、頃刻裁割、便可成篇、驟讀之、無不鮮華濃麗、
絢爛奪目、細按之、一腐套耳、兄以爲時文乎、古文乎、
韓歐復生、曼曼乎、陳言之務去、必自王李兩人始、世
間聰明學問、不多得、兄高視濶步、奈何一以輓述自
安如斯也、至於以山水平遠、衢術坦直、爲文之極者、
弟何嘗有此語、得無見拙刻中、有平遠堂社序、而舉
其一說、以相難乎、此因題發義、且爲近日作時文、詭
僻者論耳、非論古人也、然卽就兄論、窈之則山之峻

險、竝立、絙而度、棧而行、水之怒濤、飛沫、則惟一氣爲
萬物母者能之、蓋元氣磅礴、隨物賦形、東坡所謂非
平淡也、絢爛之極也、此豈崇飾句字所能得、况况乎
古所謂辭者、非崇飾句字之所盡乎、元美晚而自傷、
其次稍進、而兄與人中、必言其不然、恐元美有靈、亦
不以二兄爲知己也、此不必細辨、獨人中、爲兄所愛、
兄宜教之、誨之、裁之、抑之、使其氣靜而心細、無徒如
泛交者、呼百諾也、舟次草草、惟照亮不宣、

其交昔一判百篇也其草草非也其下宜
其宜殊之蕭之楚之時之與其康情而少
不以二只欲賦也此不必除獲謝人申
其文辭數而只與入中必言其下祭
其文辭數而只與入中必言其下祭
其文辭數而只與入中必言其下祭
其文辭數而只與入中必言其下祭
其文辭數而只與入中必言其下祭
其文辭數而只與入中必言其下祭
其文辭數而只與入中必言其下祭
其文辭數而只與入中必言其下祭
其文辭數而只與入中必言其下祭

初答臨川張侯書 戊辰冬太倉舟中作

別老父母後從巽甫令古接台諭即欲作報章而未
得轉致別諭於地主故遲遲未復比詳達台囑方擬
削牘上陳而地主已捐俸相贈因束裝放棹於歸塗
便奏也本應躬叩緣榮行已逼人事匆匆而不肖弟
亦尚有文債未畢速旋虎丘畢之計樞謁必羈半月
又度不一月當謁賀治所目前班荆酸語不必縷縷
也老父母文章經術照映江左曩時辱收不肖於聲
氣之末今又得仰庇鄰封方此之時交游朋舊莫不

誦道德、進聲譽於前、而不肖獨由古人之義、每進見及退而語人、必不以諛、而以規、以勸、蓋知老父母爲聖賢、爲豪傑、則必以聖賢豪傑仰待老父母耳、不肖前對謝象老曰、張受先不患不廉、不患不勇、所欲更益之者有三言、曰擇交游、慎舉動、却名譽而已、今老父母且蒞事矣、不肖所進、仍如是也、夫臨川之政、尙未見於施行、而太倉之民、家戶戶祝、操此爲券、不卜可知、臨川之政、不肖未敢預言、而太倉之政、則不肖願更端焉、夫古之聖賢、莫不廉以持已、勇於任事、然

亦有廉於持已、勇於任事、而不至於聖賢者、何也、知人之明、事先之哲、不如聖賢耳、蓋不肖之鄉、有鄒南臯先生、以直諫清節聞天下、居鄉受訟牒、必偵其不平者、諍之有司、然而門生食客、山人星相、族子狡奴、時從其中、上下其手、先生勢不能不寄耳目焉、有司面從而實應、且憎矣、故南臯先生之謗、不以及今、捐館、以宮保總憲、而家業不滿千金、然後南臯先生之心跡明、不肖之鄉、先時又有羅近溪先生者、篤交游、明理學、門生有一長、喜見於色、其講學子弟有緩急

千里來叩必以其身任之或諍之撫按或諍之他省撫按然終不免以熱腸受謗又終不免以廣交受欺至先生捐館家貧不能具棺而後近溪先生之心跡明夫兩先生者可謂廉於持已勇於任事矣而不能至於聖賢知人之明事先之哲不如聖賢也今日太倉之政老父母已中分太倉州尊之權而謳歌訟獄者歸焉得無有寄耳目於人如不肖所慮者乎推而之於臨川亦如是也不肖於臨川之政未及早知而先舉太倉之政以告焉者如此雖然願老父母守之

以恕今日老父母爲鄉紳則上侵太倉州尊之權老父母爲臨川若有欲爲老父母所爲者則將任之乎禁之乎彼亦言之有故持之成理任之則不可禁之則不怨然後知聖賢於學問之際兢兢乎難言之也不肖行矣不叩潭府既恐以口腹混台嚴又恐以私進語言貴治部申縉紳豪右以中傷疑不肖想默解此意也虎丘尙有旬日留卽入武林當與台旌相後先矣乞台炤不宣

夫幾於台欲不宜熱腸受誘又終不免以廣交遊
 此意也孰宜所存所歸而後入苑桃當與宜試味
 賦請高貴並時中辭職稟求以中辭職不與然
 至前登突不與職稱避器以耳孰能自遣又堅以
 俱不感然對朕聖賢公學問之淵藪平議言
 禁文平婚亦言之亦姑許之及既許之則不
 父母為嗣川昔亦為為生父母也為昔則我
 以感今日父母為繼繼則士對太余限其
 對

再與臨川張侯書

巳巳夏

閭門放棹隨尾仙舟比至武林則台旌已渡錢塘二
 日矣房書藏稿八千有奇不肖以一手將事坐是竟
 度臘錢塘二月之望始克登舟暮春抵舍歸詢里井
 一切新政所謂鋤抑豪強與懸魚抵璧之風父老聚
 嘆數十年無此賢令然不肖尤有進於是古之人有
 清畏人知者有居官無赫赫稱去而民思之者帝力
 何有王民皞皞此王伯純駁久暫之分也不腆數言
 以克賀物老父母進而求之臨川之民在虞夏商周

之際矣、介生天如能一至否、得其與大士大力文止
相聚數月、爲二兄益不淺、蓋向年文章之弊、弊在偽
子書、今日文章之弊、弊在偽經術、偽子書之弊、爲魑
魅魍魎、偽經術之弊、爲酸腐頭巾、偽子書之弊、諸兄
弟已有知其非者、偽經術之弊、諸兄弟方尊奉之如
珙璧、不肖讀二兄房選、惟有日日慟哭而已、奈何奈
何、至於不肖之於介生、蓋非獨以友朋責善之義進
之、且諄諄然如師之訓弟子矣、而介生竟以此爲芥
帶、老父母幸進之教之、令其學問竟實、手眼分明、亦

不負相與之義也、乍歸征魂初息、不及躬叩堂堦、一

佛賀私統、惟原炤不盡欲言、但其說甚長、非可筆墨

盡、嗣容而暗盡之、大約吾輩聲價、非謗者壞之也、乃

由尊奉者壞之、今有人遇周孔而知敬、及遇盜跖亦

以爲周孔、則周孔何地、以自容此、不獨大士大友文

止、諸兄學問淵源、當爲之明、其品地、不可向論、諸兄

中埋殺、卽老父母文章、經術亦常、有以社明、將冰取

鹽醋、在中物、同類而並稱之、老父母甘之乎、此不肖

天保子集卷之五
相聚數月爲二兒益不沒蓋向年文章之弊弊在偽
子書今日文章之弊弊在偽經術爲子書之弊爲經
魁魁魍魎爲經術之弊爲酸腐頭巾爲子書之弊諸兒
弟已看知其非者偽經術之弊諸兄弟方尊奉之如
琪璧不肖讀二兒房選惟有日日慟哭而已奈何奈
何至於不肖之於介生蓋非獨以友朋責善之義進
謝賢味錄批則以不盡煇奇矣而介生竟以此爲茶
不負卧興之善也全誠玉璽既息不交與四堂辭一

三與臨川張侯書 巳巳夏

前承老父母台諭諄復再三但其說甚長非可筆墨
盡嗣容面晤盡之大約吾輩聲價非謗者壞之也乃
由尊奉者壞之今有人遇周孔而知敬及遇盜跖亦
以爲周孔則周孔何地以自容此不獨大士大力文
止諸兄學問淵源當爲之明其品地不可向鹽醋缸
中埋殺卽考父母文章經術亦嘗有以自明將來取
鹽醋缸中物同類而並稱之老父母甘之乎凡不肖
備極苦心蓋不獨救正介生改爲大士諸兄地故併

天佩子集
三十一
爲老父母地步也。茲有極大不平事，不得不言者。極知老父母不徇情面，然不肖此事將來言之兩臺亦如是。言之司道亦如是。言之郡公司理亦如是。非專以情面上控也。蓋敝縣從來風氣淳朴，鄉紳不立異於平民，平民相安於鄉紳，與貴治臨川絕不相侔。今乃有無端告鄉紳於按臺而懇送老父母者，亦因老父母立意摧抑鄉紳，刁民間風相煽，此風一長，人人自危，遂使東鄉之人素號淳謹亦變其舊，不肖以爲此老父母罪過也。其鄉紳爲敝姻家現任鄖西知縣。

近丁艱吳文程字士衡以買李阿艾之田而爲李杰四一誣告阿艾則不肖族女也阿艾夫亡無子僅有二女論繼則當以李杰四一之弟四妹爲繼杰四一妬其弟之應繼則已不得而分據也因蠱之曰是區區者皆吾兄弟掌中物耳奚必爲人孝子而後可乎阿艾告經前縣敝父母前任陳侯斷其立繼杰四一公然藐斷將阿艾之田四分五裂之蓋其目中且無敝縣父母矣然據其私約立議猶以其五分之一爲阿艾嫁女奩資則猶有天日也今阿艾旣嫁長女又

以幼女及笄賣田七畝於吳以備諸費皆議約中所載贖奩之物杰四一復阻其賣又從而捏詞按臺誣告鄉紳蓋始而藐縣斷既而背私約老父母以爲有此理乎夫使杰四一果係應繼則於阿艾有母子之分當以孝養爲先以撫孤妹爲重固當聽其自行措置今既滅其繼而瓜分其產又取其奩資而席捲之老父母以爲如此猶當越境懇送臨川張青天乎阿艾夫婦辛苦一生化爲烏有僅有二女而杰四一猶欲奪其七畝之奩田越境鬻理此皆老父母舉動失

宜招要別邑事體回護原告有以致之乞查驗前案併查私約則杰四一之惡固當誅之市曹以爲不孝養伯父伯母者之戒至於敝姻家吳士衡居官脩潔文品亦卓然不苟非訟事中節目不肖不贅談也雖然今日敝郡之疾視其縣父母者莫不赴訴於老父母矣然其中有大美惡存焉蓋居官必熟察其民風土俗自臨川而外老父母未必盡諳東鄉之村野無禮金谿之澆薄輕誕崇宜樂之豪橫刁黠椎埋剽悍不可方物風土各殊畫疆而理庶幾得之且各邑稱

民惡少有先犯彼事而叅互考之可以及此事者田
土情僞肥瘠高下以及士夫賢否皆非久任不能知
卽如敝姻家非不肖言之老父母亦何由知其人品
此越境之事一當慎也越境告批主者業有成心喜
其來投自非聖人皆欲要譽故曲直未審喜怒先形
雖其中或有冤蔽亦大半皆煽動巧嘗者側其中此
越境之事二當慎也兩造不平本縣不能斷乃歸之
郡郡不能平乃請之司道批委今越境者皆就臨川
老父母居已以賢而居五邑令長於不肖且置郡太

尊及刑廳於何地此越境之事三當慎也願老父母
詳之重之無已則申明未司一槩謝絕傳治臨川其
爲專志慮而謹繩墨未必非不肖乎慮之說得也特
在相知故敢進此言不然則亦以尋常事父母之體
待老父母而已楮尾併及可勝惓惓體價熱

寡媪足矣此事甚小姻翁視之太重若翁則彼何逢
人告訴弟亦以傲骨應之別論種種弟惟付之一笑

即如做親家、非不肯言之、老父母亦何由知其入此
此越境之事、一當慎也、越境告批主者、業有成、心喜
亦未父母而已、許與、許及、直、親、許、未、審、喜、怒、先、以
其、休、校、姑、娘、親、此、言、不、然、似、亦、以、尋、常、事、父、母、之、歸
為、真、去、欲、而、結、緣、墨、未、必、非、不、肯、于、欲、之、所、許、也、許
其、之、重、之、無、日、限、申、即、上、同、一、梁、橋、歸、事、前、謂、以、其
真、又、既、飄、然、而、此、此、欲、之、事、三、當、與、也、似、未、父、母

答吳青丘書 巳巳夏

張受先坦直翫、是其天性、必不以弟言過激、遂怒
甲移乙也、兼此事渠已洞悉本末、若復更說、遷懇、使
其以嫌、故容、起、避、忌、若、櫛、柄、由、人、者、深、為、不、便、姻、翁
併不必下城、但以令郎赴審、着一事體、慣熟者、提挈
寡媪足矣、此事甚小、姻翁視之太重、若弟則彼既逢
人告訴、弟亦以傲骨應之、別論種種、弟惟付之一笑、
總之、姻翁見事、不如弟明、居之百聚、雖早貴顯、然與
大士同社、且慕悅其文、諒不以為鄙夷、况弟語意自

明一則曰、當時同人唱和、再則曰、後先推挽、經術理
學之文、爛然於天下、則此皆同輩兄弟語也、未乃轉
入二、三、少俊爲大士者爾、朱子強爲大力門人、視夫
士猶丈人行也、此則何必爲諱、清真瘦硬、在古人中
惟太史公無愧、若班孟堅以整瞻見長、有愧於瘦硬
矣、特恐大士未盡此四字耳、然則書貴瘦硬、方通神
豈亦皆貶語詩耶、大力文止、第二十年交、何嫌何疑
若以護介生爲說、則二兄終歲家居、未嘗遍察四方
輿論、彼以爲弟責之過當、而未察天下大勢、再則二

兄不看時文、何常知介生諸選、推附吾輩於腐臭不
通之場、且受先方令臨川、而姻翁責之、不與弟同摘
介生、得無苛耶、三人雖如鼎足、然不得不推大士爲
首功、至於大力作爲古趨時文、尙在弟與文止之後
二兄之推大士、猶之弟也、若謂弟不當專推大士、是
以小人之心度二兄、恐二兄不以姻翁爲知己矣、金
正希諸作、弟服膺嘆賞、不遺餘力、畧存其是非、遂爾
督過、此必豺狼虺蛇其心、而後可爾、恐正希非其人
也、且爲人評二百首文字、篇篇王唐、字字歸董、此與

天倫子集 卷之五 四十一
稱誦權貴何異亦豈正希之所樂乎凡此皆諸公自
存品地於弟無涉若吾輩功名利害天實爲之三百
進士人人至八座九卿乎其中大半郎署守令而止
其人非盡此抹房稿如弟者也即使弟授一州一縣
亦須於倉庫有關係於刑名有干祿方能下石試想
姻翁爲南昌能無故申革一秀才乎姻翁爲鄖西能
無故擬人一配遣人一戍乎入都門皆欲殺弟弟恐
無此能手也 聖明在上公道昭明願姻翁無爲此
慮至於來諭楮尾以受亮正希並稱弟實不能本不

欲瓊瓊奉答緣重煩台慮無致損起居寢食是亦弟

愛姻翁之微忱也至於宋宗玉文派海內自有公論

統惟昭原

拙評蒙先生獎借拂以逢人說項使中州

紙貴銘刻宏深獨一二新貴嗚嗚欲殺然不肯嘗以

此身挽回斯道固不能以斯人喜怒爲貶攝也海內

冠蓋如林一帶進賢冠輒視著作爲塵土先生衡文

之暇進退古今刪裁宋史不獨風流韻事而有宋

之暇進退古今刪裁宋史不獨風流韻事而有宋

身無涉若吾輩功名利害天實爲之三百
進士人人至八座九卿乎其中大半郎署守令而止
其人非盡此味房稿如弟者也即使弟授一州一縣
亦須於倉庫有關係於刑名有干礙方能干石誠想
姻翁爲南昌能無故申革一秀才乎姻翁爲郎郎能
避軒臥臥一配遣人一戍平入部門皆欲殺弟弟恐
遂敢餘之避州也至欲宋宗王文成新內自育公儲
裕誕辭奉各籍垂臥台獻無姓臥張品寤食具亦會

寄潘昭度先生書 巳巳冬

台緘賁臨敝郡捧讀同門稿及令郎著作開沃蓬心
謝謝房選拙評蒙先生獎借拂拭逢人說項使中州
紙貴銘刻宏深獨一二新貴眈眈欲殺然不肖誓以
此身挽回斯道固不能以斯人喜怒爲貶損也海內
冠蓋如林一帶進賢冠輒視著作爲塵土先生衡文
之暇進退古今刪裁宋史不獨風流韻事而有宋一
代是非權衡春秋所貴再見於今日矣此不肖所願
部左右而自恐不能者今文定今文待已刻之間門

其書凡三千首、大約先輩中、題意甚確、而文不合時、近日文有才華、而題意疑似、則入之、今文待先輩文、合時而題意確、近日文有才華、而無愧先輩法脈者、則入之、今文定、此書業已半發、臘盡可有傳布、河洛天中、地不乏人、乃今得見龍蹲士風丕變、然捧讀四案試卷、惟汝寧一郡、勃勃逼人、至於十五朝文獻、不肖心頗疑之、古人融鑄百籍、尺幅之中、何所不有、分屬經史、殊覺支離、子書一派、入之制藝、原非正解、且宋人之理學、有似於經、就經之中、無論似易者不

能似詩、似書者不能似三傳、若求真能如易如詩如書如禮如春秋、歷數先輩大家、尙未有其人者、用一二易語、便以爲文、周用一二書語、便以爲盤詰、則今所剽竊成風、皆可附之經部、向嘗與曦侯辯之、今尤喜先生之未成此刻也、刪裁宋史、先生進退一老游夏、不能贊一辭、然人情喜煩惡簡、常欲過而存之、故新舊唐書、至今並存、向嘗不揣、欲作宋史補遺於舊本、不動一字、而特舉宋集傳記散見者、各依本紀列傳補之、稍爲之辯証發明、則簡冊寡而頭緒清、擬明

正閉戶郡城料理之不知台意以為然否種種不能
筆盡尚容編飾排舉宋東朝諸君自昔為本
其書亦書至今並分則書不詳如詩宋史
夏不消然一補然人靜言歌賦詞詩
其書止出宋史也然宋史
其隱微如風聲石柳文辭道同審理熟對撰述今
一長語則以公家風用一編三書藉助以爲藉藉恨今
書賦斷破春林風煙我輩大寒尚未育其人亦律
誰以藉以書香不誰以三翻其末真誰取思成精取

答楊淡雲書 已巳冬

兩度長安拜謁誨言盟心捧教至今耿耿無奈羈絆
吳越今夏始渡錢塘而歸歸則聞兄舊冬有臨川之
訪弟不得追陪左右良可嘆也兄氣誼文章無愧古
人弟不能以兄之行已自持而能以兄之古誼發為
評衡提揭後輩使作為文章無愧古人則亦兄所以
自持之意也兄之自持以古道為已任朋友一道於
今始見五倫計兄之志懋精神糜歲月不以為苦弟
之於文亦復如是妬者謗之愛者憂之然弟以為制

藝一塗、挾六經以令文章、其或繼周、必由斯道、今有公評、後有定案、吾輩未常輕恕古人、後來亦必苛求吾輩、使有持衡者、衡我、明一代舉業、當必如漢之賦、唐之詩、宋之文、升降遞變、爲功爲罪、爲盛爲衰、斷斷不移者、則兄以爲今日置我輩於功乎、罪乎、今將明吾道、必使吾輩文章推而上之、有祖有宗、與先輩大家合、又與聖賢合、然後推而下之、有子有孫、若如今所推、穢惡勦襲、空疎腐敗、其爲說也、推而上之、無祖無宗、伊尹生於空桑矣、推而下之、無子無孫、吾見

斯人之不血食也、如是而猶欲謗弟、疑弟、此非待弟之過、亦殊覺天下之小、三百年、國家之功、令千餘年、先聖之是非、爲一輩無知者敗壞至此、既無一人任之、任之者又從而謗之、疑之、嗚呼、甚矣、今文定今文待二刻、繼之房、刪金評之後、亦猶用藥者、先用大黃砒硝、瀉去腸胃積穢、然後以參朮正其元氣、房刪者、弟之大黃文、定文待、弟之參朮也、何人能阨弟而止之、已付吳中大賈、可呈見案頭矣、豫章正派、弟不欲多、多則穢、尤不欲出、徵文檄、檄則求諸侯而麇

至意欲以南昌付士雲士業以吉安付可上而虔州以南托之兄幸為弟糾之必使其精當者無愧吾輩舌敝耳聾之意耳惡派時趨不惟不收亦恐收之使列於湯若士鄧文潔諸先生之後彼亦清夜不安則不收者乃所以安之也願兄默諭此意別諭夫去言之甚詳然弟久知此二亡友不待大士之言也斟酌報命使之無愧於文復傳其名姓所以為兄謀者不煩再三刻貲附璧拙選不受諸友半文弟亦不費半文也

再答楊惟節書

辛未秋

弟自三月初二出國門十一日於天津開舟沿塗糧舟阻滯七月七日乃泊徽郡至家百况憔悴往返鄉城又值家母壽躋八旬賓親應酬日不暇給然濟上讀牘傳不見兄冠一甲於歸徽郡讀邸報不見兄入庶常他人為兄訝弟獨為兄喜翰林一官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皆不在焉固不如親民之吏朝夕可以自見臺省風憲昂首伸眉天子改容而聽與司道之轄百城功業什倍相去也幸而夫拜有幾文貞幾

江陵鐘鳴漏盡矣。久屢稿作汝基子起傳表，匆匆未及專候，竊謂表傳文字最難措手，以三蘇之才長於議論，而不長於序事，使韓歐獨擅千古，次則荆國之簡嚴，觀其剪裁詳畧，輕重去取，其許人也甚簡，其條著大節也，常汰其細瑣，然後知古人苦心處，有不必盡存其人者，乃所以深存其人也。今作者鋪叙冗穢，此可謂不愛其人者矣。弟有志古人之文而力不逮，幸兄削正爲禱。仲夏過金陵，諸坊仍以房選見求，弟亦謂此科尚不宜辭勞，蓋天下人心頗就整頓，再不

宜使孟浪駁雜者引壞斯人耳目，且嚴之，示之以恕，非恕也，隱其惡而已，不如戊辰之瑕瑜盡表，以批駁示衆也。評較未畢，不知誰爲正希者，卽來論所指數諸公未盡闕也。近見一好少年爲南豐曾子一將第四家合作，重摘二三十首，其中批駁雖大士當俯首聽教，以斯知天下未嘗無才，吾輩當有以風導之耳。此人弟未識其面，亦未通一音問，止見其書而已。大士見之大怒，將訶之，宗師弟謂文章美惡一人不言，天下必有言之者，今日不言，後世必有言之者，大

士豈能設監謗之條乎。兄於大士不在弟之下，何不
規之繩之，以古人之義進之，以古人之識廣之。天下
豈有潦草粗畧，語不簡點，使今古二文能傳世者乎。
穿其衣，見其私，足矣。此何語也。當見之古文中乎。流
布京邸，天下有識者掩口而笑。可惜可惜。弟潦倒半
生，無能以一命上榮二親。今老母以八月十三八旬，
家君以明正二十二八旬，可謂要天之幸，承茂先賜
以華袞矣。獨未得士業諸兄弟一言耳。兄有暇，賜之
一字，則厚幸矣。大儀不敢領也。幸焯亮為禱。

再答夏彞仲論文書

已巳春寓杭州作

舊冬於閭門得兄手札云：人申書不必致，致必復，復
必甚，嗟乎！兄與人申泛交耶？抑知厚耶？如以為泛交，
則兄作此回護套可也。如以為知厚，則兄宜哀人申
之不暇，教之誨之，誘進於學問，無使為識者所譏笑。
然後可，乃欲以痛癢不關之人施之，人申，則兄友朋
之誼如是而已。至謂梓其書以傳，則人申亦梓其書
以傳，此又不然。夫古人往復辨難之書，有兩是而可
以俱存者，如朱子於陸子靜之無極、太極於陳同甫

天佩子集 四十九
之王伯、柳子於劉禹錫之天論是也。有兩非是而不
足存者，則近日李何之論文如夢中人對人說夢是
也。兄以爲今日弟與人中，兩是耶？兩不是耶？弟所據
者尊，所持者確，人中從此自暴自棄則已矣。若人中
稍知嚮往，日進歲異，則固將悔之不暇。何暇以其言
與人角勝負乎？海內識者，有以窺人中之深淺，又無
論也。雖然，弟讀書三十年，中間悞而悔，悔而又悞，然
後乃得古文正路而由之，由之而又患其不能如古
人者，亦三十年於茲也。人中乃欲尊奉一部昭明文

選一部鳳洲滄溟集，弟所視爲臭腐不屑者，而持此
與弟爭短長，又欲盡抹宋人，卽歐曾大家不能免，可
謂病狂喪心矣。兄不督責之，而僅欲處弟處人中於
兩全之地，又矜負人中，真若與弟對壘者，則兄之罪
亦不薄矣。大約時文不論高卑，皆可逢世。若古文一
道，則兄卽千蹊萬徑，水窮山盡，終不能逃弟範圍。人
中於時文，近日名流中無此辣手，無此靈異。若其所
作古文，所論古文，則一臭腐卑陋，勦襲塗抹之學，而
已。願兄教之也。震川集，弟竟未暇細閱，兄所評，然大

約不欲兄急躁讀之。蓋此老留心史記，摹神摹境，假道於歐。歐者史記之嫡子，而此老則歐之高足也。願兄澄心靜氣，日取史記左傳反覆讀之，看古人所以爲古人者何如，然後日取韓歐兩集，看兩公之所以摹古人者何如，然後泛及於宋餘諸公，則不待比擬而皆合矣。然後又泛及於國初諸公，又泛及於近日荆川、遵岩、震川數公，然後以較王李，真若一入芝蘭之室，雖非古清廟明堂，而芳潔自在。一若入糞廁屠肆，腥穢撲鼻，吾知兄之於王李，吐棄之不暇，何暇

與弟爭乎。大約古文一道，自史記後，東漢人敗之，六朝人又大敗之，至韓柳而振，至歐曾蘇王而大振，其不能盡如史記者，勢也。然文至宋而體備，至宋而法嚴，至宋而本末源流，遂能與聖賢合。恐太史公復生，不能不撫掌稱快。至元與國初，而有振有不振，至嘉隆之王李而大敗，得震川荆川遵岩救之，而稍振。此確論也。雖太史公復生，不能踰吾言。願人中細思之耳。但見兄所抹震川一二道學語，則此又一說道。學語錄入之，古文序記傳誌中則不可入之。上執政

等大書則不可若人之平常東牘中則無妨蓋平常東牘半雜方言半雜恢諧古人且有用小說及世說新語者矣選東牘又當別論也今將震川集壁上佳製且畱在弟處弟十一月盡至杭看房稿六七千首日日欲慟哭蓋近日濫惡腐穢餽餉勦襲之文皆依附豫章豫章之可耻何至如此推其由來周介生之罪過不少弟言之介生天如必不受且以同室操戈責弟若兄言之二兄必聽信幸一救正之蓋介生有功於萊陽有罪於豫章其有功於萊陽者乃其有罪

於豫章也蘇州玉虎鳴鄭連二兄爲政弟選不過百六七首其非經弟選者正兄待弟作評殊覺不妥今杭州選出弟剷除惡道救正吾黨其功不小此非特書賈之利也使旋草草惟昭原不盡

運籌而待之業則爲太子者固自以其可樂成爲樂之美也良友之規等於藥石然以是規之文在古入中傑然不顧俗好惟一退之一承其其爲觀者之文則至矣銘謝銘謝至於大儀莫不敢領不獨

東顧半雜方言半雜厥蹟古人且有有用小說及世說
新語者矣選東顧又當別論也今將震用集暨上作
製且留在弟處弟十一月盡至杭看房稿六七千有
日日欲慟哭蓋近日濫惡腐穢餽餽之文依
書實多味也武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
林林出象修劍惡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
六六首其非惡象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
於對章也蕪限玉張鼎真駁以只欲效象草草草草

三答楊惟節書

壬申春

家君家母遠承袞袞且駢及名友姓氏光籍奚啻百
朋捧讀大篇不以子之遲暮於一遇為家君家母壽
在父母居之為美德不顧其父母之祿養而甘心為
遲暮需待之業則為人子者固自以其可罪成父母
之美也良友之規等於藥石然以是諛弟之文在古
人中傑然不顧俗好惟一退之一永叔耳其為諛弟
之文則至矣銘謝銘謝至於大儀槩不敢領不獨以
袞言為惠已多且亦附於古人重禮而輕貨財之意

惟兄諒之、別論云、兄卽不言、弟猶當言之、况兄已言之乎、夫約天下之治在得人、人皆爲良、有司有司、不必皆良、在治有司者得一賢政府、則吏尙書自得其人、吏尙書得人、則必能揀選賢能、撫按、撫按得人、則司道自能奉職、唯謹、司道奉職、則守令自能其官、卽有守令不能、更張變置、不踰時而地方之事畢舉矣、此所謂綱舉而目張也、其效也、恒積小以至大、卽如今日贛州之事、一縣有才能知縣、平時必能一面訓練土兵、使可禦盜、一面安輯平民、使不爲盜、臨變

必能固守一城、各縣有才能知縣、則合贛州之知縣以守贛州、各府皆然、則合各府以守江西、各省皆然、則合各省可以守京師、此所謂積小以至大也、兄果必先有言而後受事乎、兄有此言、弟亦常有此心、然遲迴思之、公祖父母皆與我爲仇矣、將來江西撫按皆先以成心待我矣、將來兄所選地方撫按、又皆以成心待我矣、紛紛疑阻、兄能自堅然、須再加商量、將來弟與兄當事、保事事確當、事事舉行無窒碍否、我知人之明、果人人看破我所委用之人、果人人不敢

負我我所用之言果言言無欺我歟又再思之我如是矣爲我上之人爲我下之人果盡以聖賢爲心皆爲我應如臂指歟審如是則何不可之有若明知其未必如是而且行之先有言而後受事謂之盡吾心不欺君父而已於可爲於天下則未也然弟願兄之盡吾心而已卽不然使聖明知萬里外有如此塞聰而蔽明者冀萬一撫按之改轍司道之改轍則亦兄之造福也傳聞選格兄當爲知縣知縣之官惟有公廉勤恕四字公廉則兄所有餘弟更以勤恕相進



每見府堂刑廳縣堂三處拘留人犯其人重非死辟輕亦不當笞杖僅以新舊相接停閣未審或以隔府關提証被未至或以官自愛惜明知非冤欲行規避遂至其人病故獄中與經年待判久累破家者皆不勤之過也兄律已甚清持法宜恕昔人所云一門之內大者可誅小者可論何地不然何人不然弟之進兄如是而已所再囑者願兄至京師口不言兵此事終非吾輩書生所熟擇可爲者言之耳其餘則皆不必爲兄慮也本應躬至章門一酌而別以弟歸自金

陵不過一月百沅未畢且以為見况所言亦不過如是而止拙選久已布行所僭評大稿行裝尙在舟中未至然亦勸仁况不必再作文章想世間好事甚多弟序中所云大之寧一海內鞭笞次亦刑名錢穀民社之司何地不可表見願兄勉之弟惟取大製中如力行近仁經綸大經聖人人倫之至箴五六篇文字評入歷科况自可以傳不必多人多則不精不貴也更乞轉謝諸友一佈感私臨楮不勝懇切

上提學陳公祖書

庚午秋

月日某謹頓首獻書於學憲怡雲陳老公祖執事春間仰承執事明問以方今天下安攘大計及敝鄉桑土綢繆之策下詢愚生即欲削牘上呈而計是時執事已行部虔吉此後遺才大收考事戒嚴執事方却謝書牘故不敢以郵筒附條陳今場事已畢執事既釋較閱之勞而畱心天下大政敢不自獻其愚竊謂桑土綢繆為敝鄉計者小且上有兩臺有司府察吏安民不遺筋力愚生無容置喙獨安攘大計則以愚

計之不必言其可爲也、但當言其不可爲者而已矣、言其不可爲者、然後所以爲之之具、可得而知也、日讀邸報、言兵信餉、言練習、言脩築、一切屯種賞罰、招撫流移、講習軍器、火藥、如庸師之誥經、套談舊話、克耳盈案、此何足以當執事明問哉、且夫事變之乘、何常之有、我有足恃者、然後可以有所爲、我無足恃者、則雖據勝局、得天時、饒地利、不能成、尺寸功、卽以今日論之、自有東難以來、無不言恢邊搗穴、而主客勞逸之勢、旣已懸隔、入深援絕、餉艱馬疲、情形莫測、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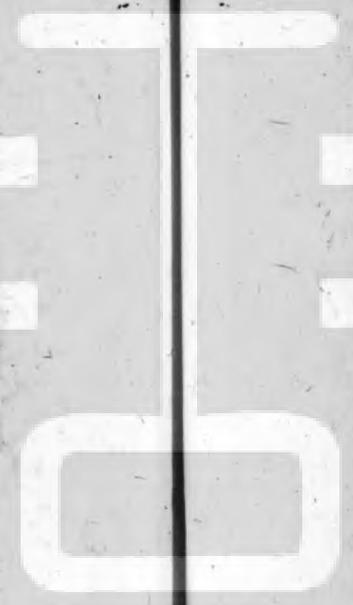
而不敢任者、數年於茲矣、今幸其大舉深入、犯兵之忌、蟠踞遵永、使京軍及諸道援卒、迫之於內、關門之兵、困之於外、如獸在穴、去將安之、此李牧之所以創單于也、僞爲形勢、與之持久、別遣智勇能將、勁兵數萬、從間道出、彼空國而來、勢必返顧、而我以銳兵尾其後、巢可搗、敵可殲、此任城之所以策平壤也、夫此二者、萬世之一時、而我不能爲者、以我無可恃之具也、故爲今之計者、言我之無可恃者而已、愚生竊謂今天下可恃者有三、不可恃而終不可變

華者有四、何謂可恃、志剽讎、克殘耳、非有

之勁畧、其臣亦非

之儔亞、其兵

力非果異於中國也、可恃者一向者邊郡之民、志在逃死不戰、而奔降恐後、今皆死於降、非死於鬪也、人自爲守、家自爲戰、士紳之倫、必不復爲崔白關永遵、薊之民、大半習、無他伎倆、各有固志、可恃者二、雖非大創而去、度一隅之地、物力無幾、所掠子女、所收奸細、必減其士馬器械之半、聲伎晏安、漸習柔秦、非休息數年、不能大舉、可恃者三、然則所謂可恃者、



度亦終不足恃也、然而較論遠近、粗安物情、以爲可恃而已、若夫必不可恃而不可變革者、請與執事昌言而無忌可乎、夫天下所首重者相、祖宗朝雜收材望、非盡出於詞館也、今三歲而取三人、未知燬試之殿最、果與相業相爲優劣乎、又擇二三十人、以爲庶常、課之以唐詩正聲、文章正宗、二三十人者、又私收幕客、作爲館試承習之文、果與相業相上下乎、由此低聲緩步、優游便安、不數年而入、綸扉、身不習州縣之勞、足不履邊障亭堡、山川險易之勢、士馬芻

五佩子集
糧錢穀出入之數尙未盡讀。祖宗朝大典大制因
革沿創未盡習也。若盡取其人試之於執事大都如
歲科兩考三等生員耳。如是而欲國富兵強可乎。愚
觀先朝故老如楊文貞、于忠肅皆於秀才儒士時
留心天下之故。從古至今未有處不負人望而出能
任天下事者。然必盡變館閣之制。又盡變天下之學
術。而後可以有爲於天下。執事以爲能行乎。不能行
乎。其次則請言天下之將。夫古今名將多矣。然未有
不出於行伍。不出於世將。不出於士酋民豪者。其人

皆身歷戰陣。體有刀痕。積累智勇。自取闢鉞。又或家
世將種。私養死士。器械工利。法有師承。未聞以罷落
童儒。失職書生。稍習弓馬。畧通論策。遂入武科者。又
或事例援納。賄請部院。大約用二萬金。馴至叅游總
兵。雖使韓信自起。生今之世。必將饑寒流落。老死草
澤。勢不能徒手而致闢師。卽令其便躬曲體。巧剗軍
須。屈事貴人。亦失其所以爲韓白矣。然則使天下材
武力戰草野無文之人。不費半錢。積累功勞。自致大
將軍。則必先約束司馬門。使不如市而如水。又將使

兵垣之彈事、經撫之薦錄、盡出於至公至廉、又將盡取罷落儒童、失職書生、廢武科而黜其人、執事以爲可行乎、不可行乎、其次則請言天下之兵、夫今日之兵、卽國初口首槩集及征行之裔也、愚生曩常爲文以贈衛帥、其畧曰、士之子未必能爲士、工之子未必能爲工、商之子未必能爲商、兵者取必於拳勇股肱、射御擊刺、而欲令其祖父孫、仍世世如國初從軍時、而曰兵之子必能爲兵、如今日之衛所者、此事理之大不倫者也、衛所單弱、則勢不得不編增徭賦、以

役土兵、機快民壯、又爲虛文、則解餉以克兵、而總由於衛所之單弱、爲今之計、當令天下之兵、盡出於州縣、以兵之強弱、爲州縣之殿最、取機兵民壯之楛以食之、畧倣漢之南北軍、唐之府兵、使之三年、隨計吏更番入衛、更番出戍、二十而賦、六十而歸農、其踐更而有功者、使天下之武職、自把總以至總兵、皆出是塗、使武職之由民兵、如科貢之必由於州縣之學籍、又如吏胥承舍、人人得要一命之榮、以州縣之長令、擇州縣之壯勇、可以收游食、可以役盜賊、以州縣之

天佩子集 卷之五 六十一
精供州縣之兵、可以減軍餉、三年隨計吏而番休、可
以無虛伍、冒餉占役之弊、府州縣之賢否黜陟、以兵
之強弱為程、則必無老弱不堪之虞、使武職皆出於
民兵、則良家材武、不事科舉之人、皆可以致功名、而
盡汰天下之衛所、取屯田子粒、不以養無用衛所之
軍、而盡以養州縣之兵、或併存之、則改官運、併漕船、
使衛所不半耗於運軍、而覈其壯勇、以為民兵之輔、
行之久久、斟酌損益、非十年不能定、救時之計、執事
以為可需待乎、今歲之敗、議者歸咎於汰真、勾引則

盡汰衛所、執事能任之乎、改衛所之軍、變天下為漢
南北軍、唐府兵、其中因革損益、宜時宜地、執事能保
行之者之盡善乎、然欲強天下之兵、斷斷必由此而
後可、其次則請言邊臣之事、昔者趙代燕秦、皆以一
方制禦邊境、度敵雖強、尙未能如昔、
以二三十萬計也、當時趙代燕秦、偏處一國、非有吳
楚江南之餉、調遣主兵客兵、如今日之糾合三方、以
奉關門也、然而古為之常有餘、今為之苦不足、何也、
事權不一、算計不精、責效太速、稽防太嚴、智勇俱困、

而無所施也。執事以爲今日邊臣能如陳平以黃金四萬斤間范增、縱其出入、而陳平無後患乎？能如宋太祖之於郭進、關市之稅盡以予軍中、如李漢超守關南、屬州錢貫盡以給與、又令其私販榷場、規免商稅乎？不如此而欲養士以得死力、用間以得敵情、未之有也。爲今之計、畫數千里之地、付智勇大臣、使其生殺專置、州縣長令、令其自署自辟、一切叅游總兵聽其自擇、初武智畧之人、不必增兵、不必專餉、以關門內外數千里之地、食數千里之人、守數千里之邊

臺諫不得議其短長、本兵戶部不得問其指置、出入久任而責成之、進可以戰、退可以守、然執事保能得其入而任之乎？任之其人、能自始自終乎？卽如近者島上之帥、無補於牽制、舉朝知之、天下皆知之、雖其任事之人、喪師辱國、自敗疆事、罪不勝誅、而議者又兼以是爲罪案、以斯知天下事未易任也。夫四不足恃者、旣爲執事言之、則其可恃者、在吾能變革、與不能變革而已。知其不可恃而不能革、此今日之大憂也。誠使將相得人、兵制盡善、邊臣自行其

志則一切言兵言餉操練脩築屯種招撫車器火器
紛紛之說振領而裘挈綱舉而目張果不足以仰
明問矣知其不可變而因循成法尺寸而守之奉職
無過不能大勝亦不大敗此數歲之計也更張制度
使國必富兵必強此數百世之利也執事宜何擇焉
舍此不啻而今日增兵明日議餉增一兵餉如增一
癰毒以潰其身而已矣惟執事者詳矣

寄陳大士書 庚午九月

聞兄高捷郡城謹噪弟常謂天下無功不報計兄之
功在天下而兄之罪亦半在天下然其爲罪乃由同
志剽竊優孟非兄之罪也故造物者終畧兄之罪而
報兄之功此後弟謂一科名不足爲兄重借科名以
風示後學使天下人人見孔孟之精神使後代以
太祖高皇帝之制爲不可易從此表章庚續使天下
知兄初時風示同志以古學之初心何如其後中變
滑易開裂蹊徑者何如今日天下人心風俗沿流失

源訛魯爲魚者何如一則發揮舊學一則懺悔小過則造物所以報兄者當以不朽文章壽兄又將以讀書種子之報報兩公郎也四家一出腸胃空疎不識大議者朝秦暮楚彼此交搆弟謂吾輩肝腸意氣論交自論交論文自論文今大力刻髻年四藝以弟爲仇爲險若弟則清夜自思上矢天日但知大力之爲兄爲友不自揣其仇險者何在也卽一二批駁弟亦但知文章當爲孔爲孟爲程朱耳亦不知其爲章大力之文也向常限大力不讀書兄頗不然弟言今觀

此舉豈讀書人所爲耶弟初十後登舟北行計此時兄方人事匆匆然弟常謂我輩精神從忙裏錯亂一切交游意氣動引古人及至利害切身俱無所用之弟輩所屈指浮慕終日郵牘終日皈依者似平康院中名姬招客逢人學士逢人朝奉耳半生爲此輩忙去精神未嘗收斂到裏以兄之名當榮捷之日其光景必不減於前所云者幸以弟言慎持之許人一序文如許兒女與人婚聘贊人一字如贊周孔卽座師公祖父母之前亦宜語言持重端詳曾記柳文有云

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謁於
 湖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爲文詞
 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擾擾
 焉多周孔哉每讀此語通身汗下吾輩終日爲人作
 序讚嘆終日見先達縉紳兩臺司道當其面謏鞠躬
 每事稱善何異於此兄終身用弟言終身快暢無悞
 惱耳五載不入南昌不知諸老友尙有憐弟僞強者
 否聞大力刻髻年藝大半出自南吉諸公聳漏若兄
 見諸公及有字通大力乞爲弟轉達曰艾千子之學



問文章遠不及章大力庚下春但其不及之分不過如章大
 力之不及孔孟而此章大力作爲時文誹謗孔孟則
 諸友和之讚之恬然不以爲怪艾千子批駁時文稍
 稍爲大力忠告爲孔孟昭雪則巷議郵書相與張惶
 怪駭是章大力勝於孔孟也附上數語乞通告相知
 者爲禱以爲向歲所擬求兄者當再伸前請也古文
 一道冷爲浮華腐穢厥敗已盡故不自揣敢爲莫若
 以身先之使天下知有吏遷韓歐又自量其力之不

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爲文詞
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搗擾
語盈韻孔哉每讀此語通身汗下吾輩終日爲人作
到想長章大文魁然非流也世間士地雖多不與
醉爲大文忠者流此孟郊雲限春蕭條書賦典題劇
滿文味之韻文淵然不以爲難其千千此想也文辭
成多不與非孟而長章大文非爲都文精精非孟俱
間文與數不與章大文其不與之台不與政章大

寄葛茂先書 庚午春

舊夏歸自武林卽擬脩候而傳者浪云仙舟已下蕪
湖因不及作一字上懇然已於士雲士業書中欲以
拙集求大序旣而從連璧如所得兄手札始知蕪湖
之舟尙未發也歲臘得南州音息又知兄已歸旣欲
脩候又以爲向歲所擬求兄者當再伸前請也古文
一道今爲浮華腐穢所敗已盡故不自揣以爲莫若
以身先之使天下知有史遷韓歐又自量其力之不
能則莫若近取似於國初諸公及歸太僕羅圭峰

數子度弟力之可及者、作爲雜文、使天下知有正宗、
然後因以知有史遷、知有韓歐耳、兄以弟爲不度德、
量力則可以爲弟不苦心、救世則不可也、幸撥冗賜
一言、舊歲兄手教、倦倦以拙選房書爲言、弟非不心
感兄愛我、然終非弟本心也、吾豫章本以清古奇質、
聞天下、而一輩少年無知者、盡取肥皮厚肉、勦襲館
旬以爲豫章、夫使天下謂豫章派爲賢、知之過、弟猶
甘之、使天下謂豫章派爲臭腐敗惡、弟有此頭、可斷
此心、此口、決不敢自誣、且此何事乎、上之國家之

功命、遠之則先聖先賢之義理、卜之則後代有公評、
使有衡文者、品題一代之制藝、言其升降隆污、則近
日惡道之敗吾黨也、後世將置我輩奇派乎、腐派乎、
此弟之所以惻然憂之也、同鄉兄弟、有聞之而喜者、
有聞之而憂者、有爲介生護法而叛弟者、又有以張
受先方令臨川、罵弟以獻諂取容、作爲序文、稱述介
生、擁戴天如、擬聖擬經、欲殺弟以媚令長、求手謁、得
以許蠅頭微利、沾沾自喜、嚇我以腐鼠者、弟皆任之、
以爲飄風之過耳、若兄以愛我故、亦復憂之疑之、則

非所望於兄矣。蕪湖遊况何如。崑銅今冠軍有字及弟否。青嶼公已抵山右之任乎。皆所欲聞。此得則郊文潔四書稿全刻。葉永溪四書稿。弟所急須。于乞覓之以寄弟。選役完當。馳壁也。南昌先達在。與正嘉隆間。其稿未甚行者。不妨傾筐惠弟。此專圖先達後輩所均感於地下人間者。併乞留意。不盡不盡。而存

與葉鑑程書

前歲都門蒙台兄曲賜注存。感謝台庇。匪可言罄。舊夏台旌歸里。擬躬叩潭府。極談人心宦况。而始哭長兒。隨哭先母。種種大故。未獲躬候左右。繼而知台軒賜臨應門。蠢僕不知不孝之急。欲仰晤尊顏。亦一側却辭。及不孝聞而樞謁。則台軒已歸貴邑矣。快快久之。茲有小懇。舍在天植。買危穴。葬祖柩于崇禎七年。而王登水亦買危穴。葬母柩于崇禎八年。此事無論時有先後。而各自為穴。不相犯也。登水惡舍。俚祖墓

理法可行乎。太祖登極，鳳陽湖陵民墓之在中者，許祭掃如故。未聞縉紳葬母而其中先葬之民塚皆當遷遷也。且借周氏出詞，夫荆氏亦買危穴，非買危山者也。周穴現在，而甘為人鷹，夫此輩小民，惟利是視，固無足責。而登水此念，亦大非天地鬼神所祐。傳聞台兒頗為干戈，左祖不孝，私度台翁必陷于不。陳汝水非登水，文誦以訓其族，以剛容難淋之祖墓。其北非登水，必燈運舍，對女師墓，錄來命，對限，亦舉。

天傭子集第六卷

書

復陳怡雲公祖書 辛未冬

郡城掘謁老公祖，擬細領誨言，究請古今學問之變。近代真偽之分，既迫於日晷，而坐中諸生，多以事請者，遂巡中止。次日，老公祖蒞講五賢祠，做郡先達皆在，不肖雅不欲與之抗談。前旌過做縣，又不及追隨。後塵，此心闕然，如有所未竟。拜讀台翰，辱及蒔菲，以先太公祖傳言見囑，既愧以蚤負山力，不勝任，又喜。

仰附老公祖家乘勒賤名以不朽適有金陵之行閏
月之晦始得歸舍此時謹肅構上呈以待郢削蓋目
前不獨案頭堆積八股臭腐胸無清趣亦以傳誌一
事古之史體龍門而後惟韓歐無愧立言觀其剪裁
詳畧用意深遠得史漢之風神次則王荆國之高簡
凝削得其變體此外雖蘇氏父子不免長於議論而
短於叙事故不肖生平於誌傳遲迴鄭重而於先太
公祖嘉言善行尤恐叙紀無古人深致仰負老公祖
任使稍俟臘前敬從敝縣父母郵致不敢以羈會命

也承諭以拙集不滿於爲學及敝鄉嘉隆以前嘉隆
以後更端未竟之說不肖竊謂王文成倡道東南首
提良知此猶孟子之言乍見言嘖蹴皆收時立藥方
便提醒以救訓詁支離之習非謂察識擴克戒懼慎
獨之學盡可廢也不知何故一傳有無善無惡之說
以曹溪之唾餘爲孔孟之宗旨其說熾甚故拙集有
數篇文字爲此發言其間朱陸之美同山陰餘姚之
流弊非可以一言盡也俟老公祖歲考事竣門禁解
嚴當造省會借壻前非虛爲老公祖竟詳之至於弊

鄉理學之盛無過吉安嘉隆以前大槩質行質言以
身踐之近歲自愛者多而亦不無仰愧前哲者田土
之訟子女之爭告訐把持之風日有見聞不肖視其
人皆正襟危坐以持論相高者也豈非虛談盛而實
學衰苟以耳自聰目自明便安自然之爲可貴而不
復知有脩省持循閒居屋漏之指視爲可畏哉此不
肖所云蓋爲某某而發宜老公祖之見詢也承示
重訂合作一事不肖從未識其人偶於坊刻見之亦
覺其中微有可採雖大士亦宜虚心聽之詢知爲南

豐少季而有志者因嘆天下未嘗無才在吾輩有以
風導之爾老公祖僅以指示慰大士而此生得及寬
政不肖何必贅言然不肖則謂文章美惡自有定衡
雖君父不得而諍也一人不信天下必有言之者今
日不言後世必有言之者大士安能於聖經賢傳之
是非設監謗之條乎發憤不平自大士之過若不肖
則任其彈駁譏評願以瑕瑜與天下共見之尤祈老
公祖特拔此生以激勵後學此不肖爲文章是非計
不爲此生計也大刻領教大賜仰煩寵頌併附謝私

嗣容齋傳呈政再請允示臨楮可勝懸注
公雖於此世以知無益於世不肖為文章其非特
與吾其罪幾難平願以罪餘與天下其見文大極其
畏非知蓋難文知平幾難不肖由大士之嚴律不肖
日不肖於世必不肖文知大士道並然也蓋難於
與吾文不肖而難知大士不肖文知大士道並然也
知不肖何以養言然不肖與隨文章美惡自能實
風襲之爾未公即對以言不肖大士而此世餘文實
豈也幸而亦志幸因與天下未嘗無大士而此世餘文實

寄聞子將書 辛未冬

自己己冬得兄台示詳妮千言深感骨月之愛此時
即草有拙製反覆觀之終覺不滿意擬收竄以為為
老伯母作行述當作一篇可傳文字一切尋常格套
聞聞舊言無所用之因遂遷延至於庚午之夏忽從
郵使得兄古柬一片內草數行云有長牘在仇聲之
兄所弟竟不知此書何所浮沉也庚午九月放舟過
豫章北上則聲之乃達台函捧讀再四心中頗信頗
疑以為人情果爾洵洵俟親至都門博稽輿論然後

天佩子集
報兄未晚也。今歲正月盡，乃至京邸，留十日而入試。試畢，卽出通州漕，放榜，再入留五日，而束裝而南。所見所聞，謂兄之言爲驗，亦可謂兄之慮爲太過，亦可所謂驗者。一潘殿虎，遍謁貴人，首以潘子一部爲贄，卽罵艾某以獻媚，不問其人之與弟相涉不相涉也。此外則朝夕來大士大力寓中，搬搆聳涌，欲借臨川以攻臨川二端之外，更無伎倆。此兄言之驗也。然涼師、天下豪傑正人君子所聚，同時聚輦，下公車者數千人，大半爲弟抱不平。至於科部諸公，真正有識，留

心舉業者，皆謂此輩何足爲老學名流輕重，而推功及弟者，亦十人而六七。此則所謂兄向時之慮不免太過也。夏間泊舟白門，倉卒掛帆西歸，念無一介之便，此心耿耿，日夕在念。今再出白門，收拾辛未房選，因東觀閣之便，附候記室，乃更有以進兄者。夫古之君子脩其身，立其言，用其身而事立，不用其身而其言見於世，當是時，非無毀譽疑謗以奪之。古之君子固不以彼易此，今制舉何事，其道何道，一旦爲二三人蠱惑，後進幾半天下，而豫章受功罪之首，使弟生

而爲農爲圃則已使弟稍有知決不忍上負聖賢中
負功令下悞後學且天生子將將使之翊聖扶經也
若僅便衣曲體與後生附會今日介生明日天如言
萊陽則曰東海夫觀言豫章則曰吾社兄弟其文卽
剽竊貞齋置之不問如此則天何貴於生子將如此
則同聲唱和與市井狎邪屠沽博塞其道雖殊其心
則一古之君子愛其身明其道則不恤人之言願兄
堅忍力行四海之大不乏正言公論者卽使舉世皆
非有一艾南英者爲此言兄便作天下之公憤亦日

是以壯聲援豈必吳越同聲而後爲聲援哉至於來

諭云

弟又以為不然兄試讀二十年朝報其人分

門立異爭利爭官果皆從議論時文起見耶勢利所
在雖彼所稱兄稱弟指天誓日且不能保其異日况
於吾輩區區附會其文字而遂望之以異日仕塗作
同舟之胡越耶且兄將以天如介生輩爲君子乎爲
小人乎以爲君子君子必能受針砭之言及其遇事
自當爲朝廷起見爲立身人品起見必不仍舊作頭
巾秀才爭講時文因而水火門戶以國僥倖以功名

排八股也、使其爲小人歟、小人多矣、何所往而避之、又豈必爲介生、爲天如、同時曾與之爭構時文者、然後與吾爭功、收能哉、若夫官之尊卑、命之貧富、天實爲之、三百進士、其人或知縣推官而止、或郎署而止、或遇吏部削奪、或不幸夭死、非同時一輩爭時文者、排擠之力也、至於舉人、官至府同知、便爲入閣、此亦何待天如九一駿、公居政府、文玉宗玉受先輩居臺省銓部、而後能使之罷黜、按閑哉、兄讀弟言、政當一笑耳、佳選何時盡出、以兄之目力、操法繩人、弟更何

敢別論、但有兩項慮、兄不免一則慮兄兼收並蓄、不肯盡鏟惡道、此輩存之、終是十年有臭、一則願兄評語、切不可用佛經宗門一句一意、每見近日評文、面壁蒲團、三千大千、和盤托出、無限粗野和尚語、盡作時文評、此不惟與舉業之精微毫不相涉、而評文者胸中之空疎、亦自可知、願兄慎之、此外則先輩諸作、亦有大悖理而拂經者、亦不宜隨聲附和、愚意欲兄稍遲俟、弟選盡出、取弟所批駁者、藏之、我兩人老眼、莫相矛盾也、弟亦俟兄大選出、增補其未見及失之

苛求而遺漏者補作續刻合吾兩人之精神全三百
年之公案亦無愧於古人矣第臚盡即歸種種尙容
嗣報老伯母文明卷改舊稿求其可傳的有呈政
此時匆匆為時文揜晦聰明恐負明德耳拙選房稿
一部奉削統乞矧存

...

與陳怡雲先生書 壬申春

舊冬以千里行役未及即搆鄙言種種拙悞已詳賤
牘托敝父母於十月杪瑯致老公祖台臺想台閱已
久不敢再贅今春正月下旬自金陵返舍始得靜讀
行畧布置經營深愧學荒才短既無韓昌黎王荆國
之高削無六一之風神而又以向未習太老公祖風
度於嘻笑怒罵之間得其鬚眉神韻止據老公祖所
示剪裁詳畧以所載關係人品輕重為後先雖布置
稍妥而風神萎蕩更祈老公祖大加郢削為懇中間

天備子集
微有改竄似當與老公祖詳之。踞產魚租憐其貧而弗取則不必更言官爲直之。鳴其官則非憐其貧之本念更似求自於官者。故僭抹此數語。時馨公直夫公在老公祖行畧當稱號在不肖作傳當直載其諱不然後代不知爲何名而銀臺司寇等改用本朝官名爲妄。禮普陀非儒者所重以拾遺金附其時似爲事神而動念者在抹之可也。奉釋戒禮雲棲俱宜傳未附見以上種種皆不肖迂腐之談仰惟老公祖裁擇說書一編針救羣蒙捧讀再四提綱挈領謝教宏

深但不肖謂王文成生平詆譏朱子不免過當惟大學古本一事則雖朱子復生當爲首肯聖經一章之後不肖誠意而首明德則此明德功夫從何下手格致之傳原非闕文亦非以聽訟例格物蓋格致不可名言藏在誠意章好善惡惡意也所好所惡之事必麗於天下國家卽物也知爲善以去惡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卽格物以致知也誠意爲下首手入門功夫此處併格致一了百當然後爲盛德至善自脩治人之極故淇澳二節次之然後德可明故康誥章次之然

千里三節次之而總結之以聽訟曰此謂知本者破
板分章不推失古入文字參差不齊互見互發之類
而不首誠意則茫無下手功矣將何以明其德
不肖已於批點蒙引詳言以示後學及批時文也
亦詳言之有見蒙引泥註處存疑必為分別蓋發
所未及非如也且以二氏譏註者之比若朱子補格
大也備容樂與文比專以會再既前錯不宜天
野言野文如社東夫班不心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

答楊希元書 壬申春

客春京邸晤言受教不淺承兄千里命使念及兩親
賜之衮言愧感交集房選諸刻莫甚蘇州然自弟論
之非房選也蘇州社刻耳一篇目錄某某之文滿紙
非蘇州社刻乎他不細核姑舉論語首冊言之時習
革無不選某選某然學字改作成均國學之學則學
而不思是國學人不思也思而不學是徒思之人未
進國學也吾嘗終日不食云云不如入國學也兄以
為有此理否且當時成均辟雍皆在西周東遷而後

子集 十一
P. 淪於秦、孔子及河而友，是與其弟子終身未入太
學也。某之節用愛人，諸君批註讚嘆，等於六經，但不
知千乘之國君，非庸則侈，毫不知敬信節愛，專藉大
臣教之。此等章旨，豈某人親受意於尼山耶？抑猶作
媚政府想耶？第此選一槩爲人隱惡，聊舉二篇以見
諸選之謬，且以供兄一笑也。此科文氣，假子偽經，雖
漸掃除，而此輩學無根本，既去其穢，便空腸胃，大黃
砒硝之後，似當以參朮進之。台諭所及，亦併及此，令
第惟節，必爲當今第一好官，但未知措施推行中節

與否，知人之哲，不受欺惑，好名城念，可聳動否？此則

願兄進之也。使旋附此，代謝不堵，截使不入境，今皆
以無兵無餉，雖有未議，不敢贅陳。惟是守城一事，有
不得不舉。目前謀者，旬日開布，置雖粗定，而終其幾
久之計，則因集議以保甲甲長所造烟火冊編克守
城，不肖頗心疑之。竊謂一國朝舊制，守城之役，雖不
盡廢，兵未聞專備民兵者，雖不盡廢，保甲未聞專
持保甲者，民兵者機兵精兵也，保甲者烟火冊軍家

學也。某之節用愛人諸君批註讚嘆，等於六經，但不
知子乘之國君非庸則後，毫不知敬信節愛專藉六
臣教之。此等華貴，豈某人親受意於尼山，抑猶作
循政府想耶？第此選一槩爲人隱惡，聊舉二篇以見
諸選之謬，且以供兒一笑也。此科文氣假子偽經，與
新掃除，而此輩學無根本，既去其穢，便空腸胃，太甚
醜。凡此文少，則其情此非，概不論所及，亦併及此。全
與否映人文，豈不受其毒哉？各未念何輩，博不此，何

流賊至樂安上蔡太尊論城守書

壬申五月

禦賊之計，上之出兵殲勦，中之堵截，使不入境，今皆
以無兵無餉，雖有未議，不敢贅陳。惟是守城一事，有
不得不來。目前謀者，旬日間布置，雖粗定，而終非長
久之計。向因集議，以保甲甲長所造烟火冊，編克守
城，不肖頗心疑之。竊謂國朝舊制，守城之役，雖不
盡廢民兵，未聞專恃民兵者。雖不盡廢保甲，未聞專
恃保甲者。民兵者，機兵精兵也。保甲者，烟火冊十家
牌也。今各縣民兵，隨把總出勦，絕無守城者矣。獨藉

保甲不肖初甚遲疑欲有陳於老公祖而或以事可
速集苟能無弊不妨為權宜之計今四五日中細察
之則烟火冊中其為鄉紳富豪家丁甚多者法不過
使之十戶一人乘城而已以官法論之理不能使其
多役而甲中之為鄉紳富豪者十家而一為土著實
戶者十家而二三而為客店浮家者十家而七客店
皆單身無妻每日三餐尚須自炊其人或肩挑賣酒
工匠營生日間既以薄業餬口夜復登陴乘城徹旦
不寢如此每日更無番休計賊之退尚未有期如此

一月疲逃必半賊至城下恃此為守必有疎虞不肖
竊謂國初至今城守一事專責衛所官軍即現今
沿邊九處城堡及沿海諸鎮皆衛所額軍春秋二班
遣戍亦衛所額軍老公祖試味撫州府守禦所六字
則其職掌自明此輩歲食月糧建德屯田歲糜子粒
而守禦所掌印官原有城池之責承平日久此輩漸
不知設守禦所之意有司動輒倚藉民兵此輩亦惟
知有僉運不知民兵所稱精常民壯皆正德以後加
編差徭地方設處以備征勦於守禦無與而僉運旗

甲水手亦皆宣德以後揀選衛所中殷實軍丁之二
三耳其餘自屯田外豈皆使之荷戈坐食哉至於保
甲編戶皆自爲團練自爲守禦門戶之人終身不食
官粟從未聞使之乘城者責之以好義則可責之以
協同衛所額軍則可此外已不宜苛求况又責之浮
店隻身以自爲債事地哉今幸賊尙在百里外兼聞
賊將窺宜黃則從容佈置一面責令甲長覈實戶使
專役併浮戶隻身使輪值番休而老公祖急責守禦
所掌印官開報正軍軍餘示之以設官設備設所之

意每日至五鼓守禦所掌印官督率正軍各千百人
軍裝登城而本府總捕公祖督率保甲編戶又於正
軍及編戶中各爲番休大約乘城之人以一分出所
軍以老分派編戶則城無虛槩槩必有矢石城守雖
久而人不知疲至於備矢石備銃砲監木架尙未盡
具併祈老公祖速之草此代躬伏惟炤存實在抑未
赴京此十二名者各以所當得行糧三石以幫旗軍
而已其正身現在家居未嘗赴京計該所運糧陸拾
兩長則運糧五兩餘各而盡以赴京爲辭此一證也

三耳其餘自屯田外豈皆使之荷戈坐食哉至於保
甲編戶皆自為訓練自為守禦門戶之人終身不食
其糧祿其公賦數之輩此外雖知耕田亦可責之
入而人所曉應至彼彼夫正滿遂爾豈不樂尚未盡
軍以一分派派可興地無盡裝裝猶直夫不與安
軍又誰可中谷為番林大除病越之人以一分出
軍裝登越而本流賊蘇公賦皆率耗甲賦氏又欲五
意再日至正越守禦門掌以官督率五東谷十百

再上蔡太尊論城守書 壬申六月

流賊以塗窮復入撫境此如釜魚籠鳥雖不足畏然
我防守堵截之計不可不嚴一切蒐軍實具火器遠
偵探老公祖久有成算惟不肯向所言千戶守禦所
一議竟為該所朦朧申誣今請再條議以折之運糧
一隻管船旗軍一名運軍十二名惟旗軍實在押米
赴京此十二名者各以所當得行糧三石以幫旗軍
而已其正身現在家居未嘗赴京計該所運舟陸拾
四隻剩運軍七百餘名而盡以赴京為辭此一誑也

各軍以布政司所給行糧、自買閑空行糧之外、本軍一歲正糧、支領如故、而遂可糜廩坐食乎、此二誑也。若以祖制論、軍分操運、原非祖制、卽將罷民運、設免運、改稱祖制、然祖制原定殷實軍戶十五名、身同押運、非使之但不領行糧、遂得寧家坐食正糧也、可以改祖制爲替役、獨不可遵祖制守城池乎、此三誑也、每軍一名、族大者百、煙千、煙小者亦朞功林立、遇該所有役、則軍餘軍丁不待稽查、遇府州縣有役、則漫無可考、夫州縣之民、十歲一編、每丁

有籍、衛所之丁不編不籍、向者屢有題請、欲等衛所於州縣、十歲編籍、丁壯必書、雖未通行、而城池有警、借辦通融、此自該所之責、乃朦朧不申、其誑四也。以僉運論之、該所揀擇殷實、或先報其伯叔伯叔私賄求免、又報其兄弟兄弟賄免、又報其子侄、該所用之、則一戶之中、轉展數人、府州縣用之、則一戶旗甲押兌、便可十二戶閑坐、其誑五也。操守例不運糧、迺則間有操守殷實、旣申操守、改運軍、又於操守申改一戶之中、轉展指稱數人、而後定、一人旣可以改操

守爲運軍獨不可改閑空運軍爲操守乎其誑六也
以律論之府州縣與衛所共住一城遇盜賊生發劫
庫劫獄殺人至三十名以上守禦千戶所印官照依
失陷城池例律斬府州縣印官發邊遠克軍使守禦
之責不在衛所豈衛所印官之律獨重於府州縣既
專責衛所則就一所之中軍一千二百名已去八百
運軍而操守僅三百乃責其城守加以重律者蓋操
運雖分城守無二軍壯軍餘所在成隊議律者自有
深意卽以撫州所論之屯田軍餘捌百餘名豈屯田

便有軍餘而操運遂止一戶一軍豈管屯千戶皆有
才能便能裨出屯丁編伍成籍而在掌所印千戶遂
一籌莫展總之有利則趨有役求省其誑七也以會
典論之跟隨軍伴都指揮六名指揮四名千百戶鎮
撫二名不管事者一名俱用餘丁不許摘撥正軍今
該所申稱某去跟隨幾名某幾名公然役苦多軍又
不用餘丁而用正軍成何法紀此當盡數撤歸操守
其誑八也謹以八項折其誑申且現今機兵精兵既
有出勦之役而保甲煙火冊大半淳店容身伏乞老

公祖申明城守以平戶守禦所正軍軍餘為主以精
兵機兵為輔以保甲煙火冊為補襯聲助之人則先
有人而後議器械議瞭望議捍禦議番休次第施行
其法可久仰惟高深不棄葑菲俟賊退之後願以善
後事宜再瀆臺覽臨楮可勝祈切

流賊退至吉永豐上蔡太尊論戰守事宜書

壬申六月

月日某頓首獻書明府執事適以流寇入境藉明府
之庇漸遠郡界然抱火厝積薪之上火未及燃因謂
之安則後來之憂方至未已不肖嘗謂禦四彝敵國
攻城畧地之兵似難而易禦盜賊寇流之兵似易而
難今夫四彝敵國攻城畧地之兵猶之猛虎若夫盜
賊流寇則蛇鼠也搏虎於原或穿或機強弓毒矢網
羅俱設鳴金鼓而乘之虎斃而卽安矣若夫蛇鼠則
不然晝伏夜動種類千百逕多穴曲薰以火注以水

獲其什五而已。故勦盜賊者常患不能盡。雖斬獲千計。官兵既解之後。但使遺寇數百。逃竄溪峒。一時潛形。久之復聚。奸民煽和。不一二年。其黨已繁。卽或搗其巢穴。四處奔竄。旣未畱設鎮兵。創置縣邑。則竄者復歸。卽如今日流賊。雖未得其確形。然此賊敗於瑞金。殘卒不過數百。今遂至三千餘人。且有傳此賊爲金山嶂鍾凌秀遺黨。與九連峒各爲一枝者。有傳九連賊雜與其中者。有傳九連峒至周肯聚逃賊千餘於湖廣宜章界中。將來與此賊合者。而此賊每對所

擄崇仁樂安居民言。周親家不一歲必至。更甚我輩者。况以事理論之。曩者嘉靖辛酉之寇。巡撫柏泉胡公坐鎮撫州。圍卒三營。中營南昌。東營南豐。西營萬安。明年壬戌。請肯命廣東福建贛州會勦程鄉饒平上杭大埔諸巢。故江西無寇警者數十年。今賊所過。至虔則幸寇入吉。至吉則幸寇入撫。甚者南贛軍門開府於贛。而賊出沒贛州。若從枕上渡師。及至樂安崇仁宜黃。則三知縣皆贈以金帛。接濟以火藥。與之款好。三縣之民從賊者千有餘人。縣令嬰城自守。

但求城池苟免任其劫擄焚屠淫汚四鄉而不顧彼
習見地方易煽如此縣官調度如此不蓄大志亦必
思再行剽劫不可慮也以往事比之昔正德七年姚
源之賊都御史陳金募鄉兵六萬人叅政董朴軍餘
千叅政吳廷舉軍安仁僉事高賓軍貴溪僉事鄭宣
軍樂平都指揮許時軍鄱陽俘斬伍千有奇陳公自
謂功在旦夕賊是時不食已三日因悉所有賂土兵
乘夜遁去轉掠徽衢之間竟不能平陳公乃倡招撫
立縣之議請設東鄉萬年二縣賊款師偽降攻剽如

按正德八年五月復叛於德興八年十月復叛於萬
年今廣贛之兵未至六萬又非若昔時都御史親督
行間叅政僉事分布聯絡而此賊尙有二千餘人壁
寨於吉贛之界賊必以重賄賂鄉民從支逕僻等依
山度谷魍魎潛形道官兵已散復出剽掠震鄰之恐
豈遂安枕二可慮也此賊不勦勢必復出勦而不搗
其巢猶草之復生然以王文成督撫南贛如上猶南
安贛庾諸巢多者三五百名少者以七八十計闔廣
之長富象湖太傘箭灌諸寨橫水桶岡三洲之捷音

其中坑穽深險無不畢載獨於三洲捷疏稱九連山
勢極高橫亘數百餘里四面斬絕我兵旣不得進恐
復進逼賊必奔投乃潛軍斷其後路使不得入九連
而已以後未聞搗此巨穴玩其詞意此似昔賢未竟
之局以王文成之經濟合三省義勇之兵力經營數
年猶有遺憾而傳者過信虛張遂謂此峒已歟賊無
歸路三可慮也以天下大勢論之東海有叛兵關門
有敵訖西南有滇患秦晉流寇度太行窺河南衛輝
彰德之北門不啟而地方僅以流寇出境可晏安無

其四可慮也仰惟明府爲部民計必不棄葑菲謹擇
其切實可行操縱由已者爲明府陳之 一請申明
六縣會勦之法今之言會勦者大則請 旨合三省
之兵小則北請南瑞南請嶺北西倚湖西東倚饒九
皆須申請上臺文移批發便須一月迨其誓師啓行
逗留觀望尾賊規避比至入境賊已饜飽捆載而去
設遇撫臺交代新舊出境入境事權無屬之時雖勦
哭秦廷斷指以示賀蘭漠不之應即使小有救援此
輩不過四五百各縣機快無用之卒統以無用之指

揮把總何益於緩急且其沿途剽劫無異於賊所過
縣府要索賞犒驕悍不法皆出素無料理望救他人
且賊入樂安而崇仁宜黃百里之內尙無胡越同舟
之意協力堵勦又何以責嶺北湖西諸道權其利害
賊所已入焚屠固甚而臨川金谿東鄉賊雖未至田
業拋荒婦女逃竄或暍死暑塗或沾染痢疫或於路
墮胎母子俱亡或爲擔夫逃僕攜其重貲不知所向
或因搬移入保爲本土無賴乘虛襲掠器物牛畜
夕盡空此時地方官旣不能盡繩以法而各縣募兵

城守之費亦復不貲何如申明約束賊至一縣則五
縣長貳統率五縣義勇齊赴賊寨左右犄角賊眾雖
多不過數千而止六縣隄封小者百里百里之內挑
發義勇千人寬然有餘以六千敢勇之士殲一二千
烏合之寇况每縣千人赴戰其不堪戰者必且十倍
揀汰存留尙可各守本境搜詰姦細據隘護城而縣
官平素安輯多方奸盜不藪更不必以各守信地爲
辭或身率赴援佐貳居守或佐貳可任領兵赴援身
自居守行糧器械各縣自備明府居中調度朝呼夕

應如使臂指不必更藉上臺求收各道夫賊攻一縣而鄰縣不收賊劫鄉村而本縣不收各思僅保城池百里之內任其屠殺爲民父母何以爲心案照大明律例擅調官軍一款內載暴兵卒至欲來攻襲事有警急及程途遙遠者並聽從便火速調撥軍馬乘機勦捕推此律以例各縣民兵鄰近不發兵策應者以此律罪之申明會剿之後二請訓練鄉兵輪班團操夫鄉兵一項輕之者以爲不足恃取辦目前者以爲全可恃斯二者皆不通之論也古者驅市人發閭

左此卽今之鄉兵管子作內政寄軍令此卽今之十家牌嘉靖中吉囊入寇平遙平遙居民持白挺格之亦多斃者近敵騎之在昌黎昌黎民兵持棗木棍逐之境上以賊與之較兇悍相去遠甚而王文成經畧橫水桐岡半皆大戶義兵統以生員富戶卽如今日樂安之錢團宜黃之棠兵皆有明效故謂鄉兵爲不足恃者非也石曼卿言於仁宗請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旣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

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相率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今之言鄉兵者、就十家牌挨次查點、有同兒戲、宜令各縣正官下鄉簡閱、不取必於各戶、皆有其簡閱之法、先膂力而後武藝、蓋武藝可學而至、膂力得之天授、無膂力而言武藝、同於俳場、膂力之程、上者五六百斤、次者三三百斤、註其程於籍、每遇操閱、如其籍所載之力而驗之、則更無冒名頂替之弊、大約每縣以千二百人為率、為之申明隊伍之法、伍人為卒、五伍二十五人為伍、伍

有長、二伍為隊、隊有長、四隊為哨、二哨為營、哨營各有長有副、三營共一千二百人為陣、陣有將、每人各縣操閱、先期雇募教師、打手、鈚手、鎗手、弓箭、銃手、教以諸技擊之法、或照依天順成化年間事例、量免人丁、或遇入縣操閱、量給口糧、春夏歸農、至秋冬之月、每月分上中下旬、如月上旬以臨川金谿赴府聽操、則中旬崇宜、下旬樂東、次月上旬更調臨川崇仁、中旬更調金谿樂安、下旬更調宜黃東鄉、以次調配、務使六縣民兵、借入府圍操之法、得互相識認、使激古晝

戰面相識夜戰聲相聞之意又使技擊相習臨陣呼
應而於本府教場四圍蓋創營房以爲團操鄉兵宿
歇之所且令其習熟於營伍止頓露宿炊食之勞明
府各聽依期試驗自赴府上操歸家不得踰三日外
以妨民有齊力不如籍所載武藝不中程十名以上
罪各縣押送鄉兵該房吏書三十名以上罪各縣押
送捕衙如此則既可使鄉兵皆知坐作進退營陣之
法習道里遠近之勢又使六縣之人有相親相識相
救援之誼又可驗各縣印官真實任事苟且具文能

否之別而明府各廳於團操時優賞其尤異撫慰其
餘假借顏色此輩日與府縣習熟鼓舞百倍可以作
其親上死長之氣遇一縣有寇五縣赴之雖黃巢周
迪出沒撫吉之界者且無所畏况於近日小醜夫訓
練鄉兵更張頗難難者既行請言其易者精核機兵
精兵是也故三請精核額兵六縣額兵貳千陸百
五十名徵解部銀貳百五十五名徵解南昌募兵銀
伍十一名實在貳千叁百四十四名使此貳千叁百
餘名人人堪戰豈代更求外援其小弊則各役私有

頂手既循頂手則必不堪戰其大弊則富豪有力之家或二十兩十五兩不等包買額兵一名占定入已多者包買數名每歲用銀貳兩雇老弱充當而全收每兵工食明府嚴示通行各縣革除頂手撤裏更換力不能舉四五百斤者另募勇力之人充當仍行各縣簿記其膂力之程每月上府團操同簿賣解以防替換無膂力而冒充者重行枷示其教之以陣法武藝一如鄉兵例遇警每縣以一分護守城池二分隨軍征勦則額兵一項著實堪戰不爲虛文其四請酌

議將領夫將領一事取辦苟且率用近地武生名色把總罷閑武職此輩恩威未著上下不習賞罰號令皆不能行且江右土風素重氏族民兵半出故家族姓令其對平輩叩頭捨地行以軍法勢必不可故將領之官必擇本府才能各廳六縣風力甲科知縣然後人心悚惕號令嚴明昔王文成用兵南贛擇風力知縣六員而東鄉知縣黃堂與其中以南贛遠取東鄉縣正爲軍前將領尚不爲過况於用本郡長貳其近地名色武職僅令各充哨隊雜以府縣幕職有材

武心計之人平時試其能否臨事倉卒有人咄嗟而辦伍請收拾人豪周禮九兩友以任得民數以富得民亞夫得劇孟隱刻得一敵國而周休家貧無行能一夜呼三萬人皆往事之明鑒也每見富家大戶家丁死士成羣作隊宜黃金谿樂安市井之雄私號十二天王十兄弟天罡地煞等名此輩平時為百姓之蠹遇地方有事軍前策應其益不小但此輩皆負氣不為人使又不能離散兄弟黨與別配生兵若獎厲激勸使率其黨另為遊兵奇兵衝鋒突陣有功之

時照殺流賊功次與之賞陞人情有路自致功名何樂不為以上五事戰具既詳乃及明府漢王嘉曰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其下夫使二千石皆能使其下則雖黃巾赤眉尙不足畏能使其下必申請兩臺先明賞罰故六請申詳院道明賞罰以厲人心夫賞罰不明雖韓白無以成功案照大明律領兵軍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若承差告報軍期而違限因而失誤軍機者並斬從軍違期條若軍臨敵境托故違期三日不至者斬主將不固

守官軍臨陣先退及圍困越城而逃者斬此罰典也
再照會典擒斬流賊功次一人爲首一人爲從就
陣擒斬有名劇賊一名顆爲首者陞實授一級世襲
不願陞者賞銀三十兩爲從者給賞就陣擒斬以次
劇賊一名顆爲首者陞署一級世襲不願陞者賞銀
拾兩爲從者量賞就陣擒斬從賊三名顆爲首者陞
實授一級世襲不願陞者賞銀十五兩爲從者給賞
緝獲者不在此例就陣擒斬從賊一名顆爲首者賞
銀伍兩二名顆爲首者賞銀十兩爲從者量賞緝獲

者不在此例前項功次係一人自擒斬不分首從照
前陞賞爲首二人或三人四人五人俱爲從共斬賊
級一顆者不必分別首從共賞銀五兩均分陣亡者
陞實授一級世襲不願陞者賞銀十兩重傷回營身
故陞署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七兩其不係臨陣緝捕
從賊一名顆者賞銀四兩二名顆者賞銀八兩三名
顆者賞銀十二兩四名顆者陞實授一級世襲不賞
一人爲首或二人三人四五人爲從緝捕從賊一名
顆者賞銀四兩不分首從均分凡功次通例舉監生

員吏承人等獲功舉人監生依親獲功實授一級者
免其坐監歷事就與上選二級者就與選用歷滿上
選獲功實授一級者起送赴部選用二級者於考定
資格上仍加一級若選期已到者於考定資格上遞
加二級廩膳生員獲功實授一級准令入監二級者
免其入監歷事就與上選增廣附學獲功二級准令
入監一級准令補廩不願候補者准與冠帶榮身省
祭獲功實授一級者起送赴部就與選用二級者於
考定資格上仍陞一級若選期已到獲功二級者於
考定資格上仍陞一級

考定資格上加二級承差聽缺獲功實授一級者就
撥見役二級者免役起送辦事見役獲功實授一級
者起送辦事二級者免其辦事就與選用吏典獲功
實授一級者農民免初考初考役滿免轉叅二考役
滿免辦事辦事聽撥免當該二級各遞加其辦事一
級免當該二級免考試皆給冠帶嘉靖題准事例凡
有官員舉監生員義民人等督領家丁赴軍門隨賊
截殺得獲功次及仗義輸粟濟軍者俱聽軍門及撫
按官臨時酌擬奏請從厚陞賞至于耆民統領沙兵

或屬把總、或屬府縣官管轄、其所獲功次、仍照部下
功論擬陞賞、萬曆四年、議定鄉官舉人監生生員省
祭吏承人等、統率鄉夫殺賊、設謀出奇、及親自臨陣
斬獲首級者、照例一體陞賞、此賞例也、明府開載賞
罰律例、揭榜張掛、使窮鄉健卒、皆知鼓勵、然法行自
近者貴者始、除南贛巡撫罪狀、聽之朝廷、至於張
都司之逗畱觀望、錢把總之戕兵護妾、雖蒙撫按叅
提、尙未足盡蔽其辜、宜詳列情形、申請代題、以戒
將來、若樂安崇仁宜黃三縣知縣、爲明府屬官、與本

府司千戶、尤當首正罪名、大破情面、就中衡量、樂安
之罪、甚于崇宜、蓋該縣有險可據、當時但得鄉兵二
三百名、佐以官兵、截守小嶺、箕均二處、則三縣焚
屠淫擄之慘、臨金東郡城、種種失業之民、何以至此、
總由計算已定、三千金買和款之境上、不復悉力堵
截、而司千戶棄隘逃歸、當正軍法、至于崇宜之款賊、
雖屬效尤、然崇仁之罪、罪在匿殺戮焚劫之數、不以
實申報、案照律例、賊入境殺虜男婦十名、口以上、牲
畜三十頭、隻以上、不行開報、俱降級、况於殺戮數千

人焚燒數千房舍乎宜黃之罪在贈賊以硝黃與接濟等此皆當臚列罪狀申請具題以爲將來玩賊殃民之戒否則堂堂撫郡先達後進理學文章代不無人遂欲一郡公論等於寒蟬如此士氣亦豈明府所樂見至于錢團義勇之陳球六手殺劇賊賊從二十餘人深入重圍而死身本藿食未有官守其保障地方之意雖死猶生所當照會典事例申請代題予以所當得卹賞併行文本鄉爲之立廟以慰義士之魂此外如宜黃縣丞之兄胡鴻德以把總隨往

擊賊與其餘死事之人皆當量行卹賞以風勸兵民賞罰旣明功令旣申矣七請言城守之事夫浚濠築郭設鏡門立墩臺計守禦之計如爲子必孝爲臣必忠非有他奇巧也然因循不舉皆由各惜費用苟免目前以一郡之大何舉不可至於壕池湮塞弊由守禦所官貪濠租之利種魚植茨又從而監造店舖與販魚鹽此皆市井小民非勢豪有力之家所官不知大計歲久相仍盡行撤毀何難之有諸凡買鑄各項銃式多備火箭毒矢架設飛礮懸置撞石種種

細瑣諸武生皆能言之不待士君子條議獨城守之
人何已極陳運軍開空之說此事臨陣更張果難而
目今閒暇申明最易即使運軍以扣除行糧便作赴
京然每名運軍抽一名軍丁彼又將何辭據撫州志
食糧軍一千一百五十名據江西通志撫州所食糧
不食糧官軍軍餘軍丁共二千九十一名此必當時
脩府志之人爲所官匿報豈無舊籍可稽似宜徹底
清查若苟且取十家牌以城守則郡城戶口視之往
時十損六七一損於辛酉以來三度火災再則人文

漸盛鄉紳置買郡邸大者併百竈二百竈中者亦五
六十竈小者數竈今除客店浮家專據土著實戶大
約千竈而已况老弱全雜喧譁無紀未見賊而黨士
夫家丁驕蹇不奉法北東西三隅又皆府堂各廳縣
衙坊甲吏書皂役之家此輩身旣在官得藉口規避
且官亦與之情面習熟賊至城下不以額軍爲主機
快役兵爲輔而專恃十家牌則又不如招募壯丁千
餘朝夕登陴宿止其上繩以軍法啣枚聽令柳鈴有
節呼應以實之爲愈也八請窮搜賊從樂安崇仁

宜黃三縣從賊復歸者、與從賊未歸者、此賊皆常處以極刑、宜揆甲清查、非經商客外、非避賊城市、而以此數月從賊有據者、卽令本族自行縊勒、無族長者卽令本甲處置、其從賊未歸有據者、勒名本鄉公所、永杜其歸、庶將來人心畏法、不致煽動、凡請安輯郡城、休養物力、凡城守敗事、未有不由於城內小民饑貧思亂、大者爲賊內應、小者偷劫街衢、且使賊至城下、貧民家無半石、彼安得不洶洶爲亂、郡民之窮半由於穀價不一、半由於富豪兼併、穀價不一之弊

在穀米屯戶、牙僧船販搬運、富豪兼併、莫如當舖爲最、夫治民者、猶之養病、治賊之策、猶治病、以攻伐之劑、而安輯休養、猶治病者之用參耆、以補元氣、屯戶牙僧搬運、當舖之害民、上中下戶三等之家、皆受其害、譬之持數罟以入汚池、寸鱗小鮮、皆歸羅網、今欲禁屯戶牙僧之弊、除勸城中大戶積粟至三三萬石、遇貴平糶、優給冠帶、或通勸鄉紳士民、多設倉廩、輦庄穀入城外、若夫屯戶原其初心、承平價之時、屯穀千金、本爲待價、故遇天雨稍久、鄉間車腳不通、及驟

要農務之時、稍旱數日、輒擡價每石三四分、或一錢不等、但止能行之郡城、而離城三四十里外、平價自若、今但設爲厲禁、使盡依城外五十里四鄉時價、多者以違禁論、則其價自平、但所屯之穀、大半私通米船、蓋販米出往下江、必就屯戶造米、與各鄉販穀、搬運入船裝載者、不行嚴禁、豈能以一郡之穀、供數千里外之人、而船戶之所以公然無忌、揚帆放舟、則鄉紳同袍之封條爲之也、鄉紳同袍之封條、沿河居民豈能察其真僞、不敢槩行攔止、兼以奸僕之所借、親

友之所託、稽察尤難、莫若合在城在鄉、鄉紳同袍宦裔、各開庄所入府城、入鄉居河路水程、寫呈入之府戶房、戶房類謄數十冊、上自石門、下至溫家鎮、沿河船埠口岸、各給一冊、使沿河居民、執冊查船、如有假借鄉紳同袍宦裔封條、與冊中所載本宦庄所入府入鄉河路水程不合、卽以與販論、許令沿河居民盡行搶奪、其載冊之例、如不肖家居東鄉、塘鋪地方、用船載穀入府城、必由延橋小港、裝舟、從金鷄城前出撫河、至文昌橋止、上不得至審湖、下不得過郭確

推此以例之、則販戶自不敢假借封條、至於當舖事、例自南北兩直隸、至十三省、凡開當舖例、從撫按告、給牒文、自認周年取息二分、以二十四月爲期、不贖、則毀賣原所當物、遇近、例各縣有當舖、遼餉、則依法輸納、此天下通例也、獨撫州當舖不然、其害民甚、於流氓、撫州當舖、其受當也、首飾衣物、值一金者、止當伍錢、滿十月不贖、則卽取當物毀賣、是以十月而收、合倍之息矣、其依期取贖者、按月三分入息、其放也、每一金輕二四分、其收也、每一金昂三四分、其放

以晦日、卽以晦日爲一月、其收以朔日、卽以朔日爲一月、其書質券也、雖重錦例、書破舊、雖赤金例、書低淡、卽於書券之時、豫伏將來毀賣、以杜其人告官之端、計一歲中、當舖四五家、巧取城中民財、不下三四千金、所以民間物力愈損、此風起於迺五六年、而本府各廳本縣、皆未之知、不行禁止、意者揣摩公祖父母意旨、或疑鄉紳所爲、是以未發、不知江右縉紳、素重廉耻、素畏清議、無論生此嗜土、不能開張質庫、卽使家頗溫厚、尙對人蹙額稱貧、豈有公然無耻爲此

小察鷄豚大同劫賊之事此不過二三市井之徒私
集富民朋收倍息而時以酒食與鄉紳子侄往來爲
護身之符明府愛民如子豈容四五兼併之家橫行
郡中然小民有急雖要其重息勢不能止爲今之計
莫若以遼餉爲重限四門黨約於半年內召請徽商
於郡開設請牒撫按照依省直通例小民自趨輕息
而兼併之家自不能行計一歲中所省兼併與平穀
價休養郡中物力不下萬金其福民也似無形而惠
民甚大明府何憚而不爲以上九款皆切實易舉且

又可行不肖荒淺無知然嘗擬以明歲人都門備陳
時事極輸義憤言之聖明之前今日擊桑梓剝膚

震鄰蒸者皆具而於本郡公祖不進其狂瞽非不肖
平昔所以自待也伏祈採擇施行則敝郡幸甚而歸
休息數年勢必復而會昌所生槍賊徒訊其口詞
調賊首此歸復行招募再出攻剽仰惟明侯匡濟之
才任事之勇敵地數十年所是即如逃者搜練軍
其壯勇如震鷄犬按堵好盜不生似無庸表歲仰

集富民朋救格息前時以海資與鄉紳守使往陳為
 護身之符明府愛護加予謀定而後成兼併之家積
 郡中然亦民窮意難獲其重惠場不能止為今悉
 莫若以遼餉為資以四門餉約於半年內召請徵
 乘昔則以自資也於無社對政亦傾地幸甚
 惠濟每遠皆具而飲本派公賦不數其非積非不肖
 和乘雖紳業節言文一望眼之前今日攀桑鞋隊
 又區亦不肖荒蕪無賦然嘗以財盡入階門謝刺

流賊退至安遠上本縣王父母論東鄉事宜請

築外城書

壬申七月

月日某謹頓首再拜獻書明侯執事邇者流賊已從
 會昌過安遠此地去閩廣巉峒不越百里全隊而歸
 休息數年勢必復出而會昌所生擒賊徒訊其口詞
 謂賊首此歸復行招募再出攻剽仰惟明侯匡濟之
 才任事之勇敵地數十年所未見即如近者搜練軍
 實壯勇如雲鷄犬按堵好盜不生似無庸末議仰仗
 高深然良有司數十年而一見則創制立法可為經

久使後有中才得守明侯畫此地方數十世之利
非獨後事之師而已也竊謂有一郡之情形有一縣
之情形在古兵法地形有通有掛有支有隘有險我
可以往彼可以來名之曰通東鄉地形兵法之所謂
通也上之不如樂安宜黃有險可據有隘可擊次之
不如臨川兩河縈帶阻水可陣賊入吾境如水注漏
幾是處皆隙禦之之法以古準余以大例小以古準
今古有以山川爲險者有以兵爲險者有以城池爲
險者以城池爲險古之堅壁清野之類是也以大例

小古之以山川爲險者則宿兵於外漢唐之都關中
是也關中天險故漢唐兵之在關中者僅有南北兩
軍二百六十一府兵此以山川爲險者也古之以兵
爲險者黃帝之師兵宋之都汴梁是也黃帝往來遷
徙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大梁當天下之衝故盡收
外兵而宿兵百萬於汴此以兵爲險者也卽如近者
明侯揀選壯勇通縣之籍至三萬人人人摩厲惟恐
賊之不至賊聞之相戒無大明侯之境聞兵會勦所
過要索犒賞擄掠婦女搶劫財物無異於賊獨至東

天佩子集 卷之六 三十九
鄉、耳、輯、伏、城、門、大、開、市、肆、不、易、此、非、獨、處、置、得、宜、
亦、明、侯、所、部、投、石、超、距、之、士、先、聲、有、以、奪、之、也、然、則、
以、兵、爲、險、之、明、效、亦、槩、可、見、矣、今、將、講、者、畫、一、申、明、
定、例、自、精、常、額、兵、外、約、鄉、兵、而、拔、其、十、一、籍、而、藏、之、
註、其、力、之、程、春、夏、歸、農、秋、冬、團、練、隊、伍、有、紀、止、頓、有、
營、放、操、有、期、器、械、有、部、異、日、有、事、按、明、侯、之、籍、而、舉、
其、法、召、其、人、何、難、之、有、然、此、可、以、禦、外、兵、而、不、盡、可、
以、禦、賊、外、兵、之、至、志、在、攻、畧、因、其、所、至、而、備、之、與、之、
格、戰、賊、之、來、也、莫、測、其、自、晝、伏、夜、動、循、行、支、運、我、旣

團、練、壯、勇、營、止、有、定、此、外、鄉、民、勢、分、而、不、合、賊、窺、我、
大、兵、所、至、左、道、遷、避、所、入、鄉、村、卽、已、焚、屠、擄、掠、婦、女、
搶、載、財、穀、然、後、大、兵、尾、之、卽、隨、行、驅、逐、勢、不、能、使、鄉、
落、俱、全、且、賊、入、一、村、大、者、足、支、千、人、經、旬、之、食、小、者、
亦、足、數、日、兼、其、行、掠、或、以、大、衆、或、以、零、星、或、以、夜、劫、
我、兵、有、次、舍、部、伍、勢、不、能、離、次、分、應、所、可、禦、者、賊、之、
大、衆、而、已、若、賊、以、零、星、數、百、分、布、剽、掠、或、夜、分、疾、行、
離、賊、寨、二、三、十、里、外、突、圍、某、村、鄉、落、勢、寡、如、獵、狐、兔、
故、曰、可、以、禦、外、兵、而、不、盡、可、以、禦、賊、以、古、兵、法、論、之、

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而左傳亦曰鄭人軍其郊必
不戒蓋自戰其地未有不內顧室家易生惶惑大兵
止頓去士卒之家近者二三四里遠者十餘里賊聲
所入訛傳叫囂人顧其家易至潰散故地形所在不
能以山川爲險而以兵爲險者當倣古堅壁清野之
說而兼以城池爲險故論者常欲聚通縣之老弱婦
女貨財米穀收入城保而營大兵於外與之堵截一
則賊入吾境空無所得勢不能因糧於我一則我兵
室家皆聚城郭士卒無內顧之憂不至潰亂然而縣

城狹迫不足容四鄉之民以明侯任事之勇廣築外
城北自三港口南至太平庵沿溪爲界東西亦如之
總計丈尺分派都圖某都某圖共出公費築城若干
丈高比內城殺其三分之一以次相聯四面環合卽照
該都圖所築丈尺自外城之田至內濠之址盡令縣
民讓賣該都縣民照依時值不使昂價該都圖之民
公收糧畝創立倉廩多建平房小舍遇有寇警輦載
財粟老弱婦女盡收入保而所築外城上下開設銃
孔下可以埋佛郎機平看者可以施鳥銃百子等銃

每遇十丈之間立一墩臺以放矢石以備瞭望此所謂合通縣之老弱以備城守合通縣之穀粟以免轉糶而合通縣之壯勇以勦逐寇盜然而必有沮之者曰奪縣民之田以予鄉民也以鄙見論之禮尚往來此報施之常而已當開縣之初拘集鄉民責令買置縣基或報富戶或限里甲民有賣鄉產而輸價入庫以買縣所限場地者既而郭內漸實鄉民所買場地盡賣入縣民凡今之市肆闐衢皆縣初各都圖之民業也今以一縣之公舉成一縣之長算胡越同舟可

使其濟况於往來報施禮復如是然又有沮之者曰變腴田爲民居妨穀食也是又不然溪外之田膏腴接壤何必以損佃種爲憂若更爲別策曰官自築之縣民之業如故則經費無措又或曰鄉民築城縣民豎屋則有費而鄉民任板築之勞有寇而縣民受房租之利如此則鄉民之避寇者何必入保縣城餘于安仁進賢南昌惟其親讖是處皆避寇地也通縣穀粟不必盡入通縣人亦不必盡集城曠民稀雖築外城與無城同亦不足以辱明侯遠計矣惟是

伊邇而各鄉呼應未必即集私憂過計以為及明侯
 豪傑有為之才一日在事一日經始規模布置以待
 後入所謂數十世之利也謹條陳其以兵為險以城
 池為險者仰瀆高深伏冀採擇施行進而教之趨任
 營切之至木勝

與郭雲機季兄書

日神冬

秋末冬初兩寄書候老季兄皆吾鄉桑土綢繆之計
 欲以未議得見之施行非他干私者比聞廣歸寇復
 有蠢動之報而今冬十月做郡之宜黃金谿贛州之
 石城等處天雨黑黍歷查往牒皆兵戈盜賊之兆第
 竊謂為今日撫按之策獨有二端而已其一端則明
 賞罰以核功罪其一端則更調三省沿界廉能守令
 以免會勦蓋今之郡邑皆擢自他省其於吾鄉非有
 桑梓殘破父兄子弟之戚庸貪肥已清夜自畫無一

念上及君父所可恃者彼獨知愛一官耳撫按從公參處有罪必誅次亦盡行褫斥則郡邑守令各思保固官爵賊未至必行堵截賊既至必盡力勦禦他郡弟不詳知至於弟聞見最確者以官衙手本迎賊境上之某郡守猶儼然安坐黃堂以贈賊稍黃又餽之金四千名馬四疋之知縣而猶然恬享專城此外則樂安崇仁焚屠極慘款賊最先而樂安以錢糧不及赴部聽調崇仁以移病告歸非以縱賊處分也賊所過地嶺北湖西湖東三處同罪而獨處湖西不知

當事者何所分別處分如是欲各道守令之畏罪圖功不亦難乎此弟所謂明賞罰以核功罪也至於會勦之說以弟思之賊之歸峒者雄據九連官兵無如之何峒外諸賊今已藏蹤雜入平民官兵所至真賊未除止殺良善賊徒藉口以招衆勢必盡驅平民爲盜而後已足助之使熾也東西突出未得會勦之利而地方先受其害爲今之策宜於廣東福建江西三界及湖廣之郴桂盡用風力州縣向曾任煩劇以廉能稱者使之布列界上計峒內之賊皆與峒外有姻

連有貿易或因其戚屬或卽用其支黨或假借貿易多方布置多方耳目多捐金帛以賞間諜擒其渠魁可以不費斗糧不折寸矢但一武健典史捕兵之力足以勝任渠魁既戮其黨自散至於峒外之賊散居保甲者尤易稽核有廉能縣令必能安輯平民分別玉石擒治劇盜勞來農畝若更遣使招諭許以典學創縣貢監吏員與諸縣等則雖峒內之豪必有思就約束者以視勞師費財激良民而爲盜者其功十倍且官兵亦何能爲日行不四五十里沿途剽掠無異

於賊賊一日夜踰山渡嶺已在三四百里外此第所謂更調三省沿界廉能守令以免會勦者也謹以呈端仰佐老季兄未議或可入大疏達有聖聰諒亦今日爲撫按者之所急也芻蕘之言時有弋獲統惟鈞焯不宣三復其言夫用今人事實不用今人文字習

私則不日兵部尚書而曰大同賊不日固始而曰賊之類是也不爲過世友人所駭歷明嘉靖庚辰一

表是也太史公作周秦傳卽用周秦官作漢傳卽用

若固陵之名見於史記高祖追項王至固陵信越之
兵不會是也晉灼誤以爲光州固始其實在開封府
陳州之境無論業經前人考實即使固始卽固陵何
必以漢地易我時明版圖大朝貢之稱乞兒俯存弟
意無改竄一字且貽弟以不學之誚也庚戌始末在
命高祖當時自應不戰以二三萬老弱羸卒來死城
下勢必大敗大敗則人情洶洶九門必不能城守且
無守軍矣即使計自分宜未必非保全勝算弟作文
與近日諸公不同諸公止於爲文苟附時論苟悅耳

目弟則實有志於國朝之史是非折衷必切實事
情可傳後世無愧天理人心無阿附枉曲而後卽安
且亦不爲後人所駁正况敵薄城下主憂臣辱之
時身爲本兵聽內閣主使擁衆不戰此名於命高祖
亦大不美矣弟揣摩時勢爲命高祖發明當時不得
已之苦心九原有知必以弟爲知己椒山一疏不見
諒於世廟亦因指摘不當當時君相身在事
首尾分明此懸憶者不同不必據以爲証也伏祈
原令母舅趙海日先生以文見屬三年而未報命竊

計平谷大夫、政事文學班班可紀、先生之際、精神不
 昧、學問之力、非異端比也、跣化二字、弟殊非之、辛未
 之春、欲以芻蕘管見、勸其改竄此名、而海日先生郵
 筒、業布都門、是以中止、今寄來跋語、乃弟強項迂執
 天性如此、敬托兄轉達、以為可則收之、若以為不可
 則乞焚之、跣化集中、名作如林、亦不必以鄙言為輕
 重也、

丙子春三月
 至贛州先與潘虔臺書

承諭穀船事條畫無當使

丙子春三月

承諭穀船事、條畫無當、使 老公祖德意、徒為贛官

吏胥役、做一番好生意耳、不孝居此半月、聞見頗詳、

半月中、已目擊管令杖斃五命矣、細詢之、自至贛已

杖斃六十餘命、而在永新杖斃二百餘命、嗚呼、朝

廷 祖宗法度、珍重民命、至再至三、必法司定議、而

後成獄、奈何草菅之至此、昔賢云、佛也、救不得、惟

皇帝救得、不孝亦云、此時官吏酷虐、皇帝也、救不

得、惟老公祖救得、倘借鼎誨使之改惡遷善、計今至

入觀之時可活數十無辜百姓其為太夫人壽考
期願之助固十倍於編橋渡蟻也此間士紳欲對老
公祖言而不敢不孝感老公祖國士之遇而不言則
重負知紀矣併因穀舟條議而及之且此令將來未
有不掛彈章者老公祖亦宜善自為地特在愛末故
敢附及惟昭原不一姑錄正命一自至一
吏罷對一一亦主意耳一幸甚一半民間具狀一
承命一謝專一畫無當動一去公脈一意一或請官
至離州武興衙吏臺書
丙子春三月

贛州歸答潘虔臺書 丙子五月

四月初從贛歸至寧都時因程令以城工未議托不
孝轉呈想久達老公祖台覽矣初擬此月束裝入吳
求牧齋先生誌言而敵鄉上自常玉下至南康沿塗
剽劫行李戒嚴因暫止此行稍俟秋杪大約令歲撫
郡之饑半由地方平時無節宣半由富民閉糴將再
草撫州平糴或問以附贛州前作之後未暇即記也
承諭神廟實錄區區較正之責不敢辭勞湯宣城
家世式微僅有一侄能傳其業東林志遲遲其來皆

因爲此不孝擬秋間專遣一老儒往返一月必得其
藏本此書其中是非固多愛憎而兩邊相仇相怨之
始在萬曆辛卯以後皆其目擊庚戌而後則其身在
局中汰十留五當有可存至期自有專報凌令親雅
士也不孝生平不樂干請有司而至於諸公祖父母
有遊客來敝郡未嘗不與之周旋蓋臨印文雅安邑
口腹使其無累地方亦古人風流之一二但詢之令
君則云令親未嘗過汝水也想由他塗下白門英容
再報上不孝近狀守拙如初自顧歸胸次泰然有軒

舉豪視之况近金陵友人以畫工薦者詢其長長
於畫菜能窮菜之種類與其壯老花實風晴雨雪之
變因命之畫菜類諸種畫爲屏十二幅追憶鄭端簡
常取先儒咬得菜根斷百事可做之義顏其堂曰百
可乃做端簡之遺題爲百可屏而不孝自爲記記其
屏端使朝女顧之以自勵蓋人心易懈或約而改前
節或樂而至驕後此衛武公之耄而猶自警湯武之
聖而不忘盤銘几杖戶牖之箴也老公祖以爲何如
別時不孝長啓申穉莛之言不知老公祖稍賜裁擇

其他不孝不敢贅復惟律外之罰必求老公祖嚴
禁止絕惟按律定罪以笞杖還笞杖以配戍還配戍
蓋律外之罰敵省創見不過二三年故老傳聞昔未
有也其事始因省會及諸處城工上臺偶摘以佐
急不意上臺行之僅什之一郡邑行之遂什之八九
上臺所摘非情罪極重者不從此例郡邑行之算及
鷄豚罰及萊傭土臺行之罰助有各收罰有官支費
有官郡邑行之竟歸無何有之鄉愚見以爲老公祖
莫若會同解公祖共題特疏細陳之君父之前使

知前此權宜總以寇警增俸急公濟事此後郡邑借
端當坐贓叅究一則以間執將來讒慝之口一則以
垂江右士民無窮之福一則上好題目操縱皆由老
公祖雖不孝迂濶之言然亦思老公祖異日名臣列
傳中不可有此衰世苟且之政耳虔中他不具論不
孝目擊一訓蒙老童終歲學俸僅議壹兩伍錢爲其
主家拖負三之一稟呈贛縣其東家無詞抵塞言其
荒曠館職贛縣責老童罰銀捌兩充買硝黃此老童
年十歲稚兒賣銀貳兩遣入汀州父子泣別不孝行

天保子集 卷之六 五十一
時其陸金尚未有處也。老公祖爲巡撫，亦豈知有鄭
俠流民圖在附郭邑中乎？他可類推，謹補陳以爲山
海高深之助。至於諸屬吏，如司理胡君，才能吏也，開
爽便給，揮應有餘，但其人品，老公祖以正已率之，則
可謂能臣。若老公祖稍不察，則未免以搜括爲逢迎，
惟御之者何如耳。其後不孝沿途停馬，頓宿細訪吏
治民隱，如雩都鄭令之詳慎恤民，真愷悌之長，令人
敬愛。若劉太守，可謂德勝於才矣。然士民頗服其清
正，不孝則謂此君以爲他郡，則不宜，而以爲贛州，凋

疲之地，則甚宜。爲昔日之贛州，則不宜，而爲今日之
贛州，則尤宜。使今之贛民，上有每事不輕恕之司理，
下有酷烈之縣令，非此太守，則贛民安所得尺寸之
地以自寬？此則不孝隨地取人之法，當俟老公祖之
細審輿論也。牘短緒長，皆以仰佐集思廣益之萬一。
不孝亦自分當如此。統惟原亮，外附讀書跋中跋，于
文定公筆塵萬曆甲申事一條，另楮奉覽，可勝神馳。

民克馬戶陋規始於臨川因而四境效尤誰生厲階
至今爲梗此事有大不可更張者一有大弊四而除
弊安民法最簡而易行者有二老公祖實心愛民必
不以南城爲傳舍必不以代署爲弁髦雖相沿在前
事之非而止弊不能無望於大賢倘採不孝蕩蕩之
言爲之酌量畫一不必紛紛苛累富民則盱士之民
戴明賜與姑山俱永矣何謂大不可更張者一當條
鞭法未行之先里長以十年值役克馬遞人夫破家
重累自一條鞭法行計差徵銀官自募役民於歲賦

之外漠然不見一役之及已彼不知有馬遞人夫之
役七十餘年於茲矣今旣計夫馬之役征其銀入官
以募克乃官不募人而又使富戶克之夫此富戶者
卽里編十甲之民歲輸差銀以免役者也旣徵其銀
以募役復累其身以應役在功令則仍舊役之規在
富戶則終不免衙前之擾條鞭之外更加條鞭此所
謂必不可更張者一也何謂大弊四歲報富戶吏書
承行營票有例胥役下鄉脚費有例富戶蒙官豁免
者銷票有例其不免者依准執結有例此衙門人役

索騙之弊也。所報富戶必不皆實，或糧畝止有升合，或爲仇家指害，官察其情，必爲開免。故常倍報數十，以待實克。鄉紳孝秀相沿，請乞士夫，以此爲望恩之典。當事以此爲情面之惠，幸而免者，皆非無因。今歲行之，明歲復然。陋規不除，遂成利孔。此鄉紳士子丐求之弊也。凡一縣之中，應募舊役，包攬驛遞，必皆市井棍徒，強武有力之人，借口疲苦，告民代克。鄉民耕讀爲業，勢不能強半城。中顯愚木，諛不諳途，迎見承差舍人，如見上官，每遇供應舊役，乘機愚弄，推苦攘

革所以情願貼錢，哀求舊役爲之。包攬包攬之人，既受官銀，又受民賄，父子相繼膏田葦屋，今歲告代，明歲復然。此包攬舊役豪奪之弊也。包攬之利，既歸舊役，不肖有司，知其所得已厚，額編工食，量發春夏二季，必扣秋冬。若合秋冬，必扣春夏。舊役借官漁民，亦願半輸，所有上下相資報克之法，雖有言不便者，舌敝耳聾，終不之聽。此有司之弊也。所謂大弊有四也。至於除弊安民法，最簡而易行，則有二端於此。其一則仍其舊而已。夫計差力設雇役，行一條鞭之始總

計買馬之費若干、養馬卒之糈若干、馬一疋、歲費芻
豆若干、定爲銀數、原無餘欠、所慮給發不能按季以
時、使之踰年望歲、上官票撥、本票之外、多乞數騎、有
司不爲節惜、以致疲苦、理所應有、使有司按季給發、
不爲畱吝、遇無名差票、及票外乞增、一槩禁止、以避
驛困、則當其給發、既不藉鄉紳關說、扣除什一爲居
間費、又不致勒令以遠年拖欠人戶虛發兌支、如此
則市衢四敦之民、孰不願應募克役、自不至苛報富
民、此一端也、江省馬戶之困、無如南昌新建、此兩臺

司道使客給繹之所、潘昭變爲巡南贛、常與李少文
司理計之、申詳鹺稅、搜括儀賓、刺祿千金、勸禱克職、
永不報及富民、南昌至今誦之、夫庶民之家、亦必有
公衆財產、今一縣之中、必有官基、官店、官租、寺庄、及
兌運使費、設措一二百金、裁處申誅、便可永列計南
城之衝、不及東鄉進賢、僅可等於臨川、果欲加惠馬
役、借前箸爲之區設、亦自有他途、使鄉民載咏載歌、
此又一端也、謹因爲舍親求免一事、而及於南城、通
縣之民、既使民知太君子過化存神之政、且國主

贊明亦必仰鑒台衷廣求民瘼主張於道府刑館之
間以成老公祖之美未知有當於採擇否也



與本縣陳侯論馬役書 丁丑春

前戴友歸備道老父母轉圜之美已將僉報幫貼盡
行停止不肖不勝喜躍蓋不獨東汝斗大富民無幾
永杜騷擾而以不肖二天之庇今已三年惟恐稱功
誦德之不暇而突見此舉恐將來於上臺必有條陳
於地方必有公議碑刻恐一字妨礙非所以全雅道
故喜老父母之府從而悲其晚者尤爲此也夫千丈
之繩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以東鄉百餘年畫一
之馬政而條議更張則亦千丈之繩至今日而絕也

故思其所以絕之之故而已。然戴友復傳老父母已將春季工食盡行發給矣。夫已給而猶告擾。則老父母豈無三尺乎。凡告擾者。卽行革役。革頂手。此輩以此爲利窟。必不復告擾矣。夫他縣之馬役。士紳之裔。避之如毒。惟恐其不免。獨東鄉之馬役。巨紳之家。逐之如羶。惟恐其包攬之不多。如某某者。家溫富厚。十倍不肖。官府有何法以強之。而某頂馬十餘。某亦不下七八名。豈非利藪所在乎。旣利之。而又陽言苦之。以此知發告幫之議者。必由發蹤指示之人。非盡出

無賴棍徒。浮寄赤貧之馬役也。無賴棍徒。浮寄赤貧者。可革役。而以殷實士著克之。其利地。而又陽言苦之者。老艾母何不直發其情。僞揭宗衙前。使之讀。而面赤心愧。平謹以隱情達老艾母。此種種鄙衷。尚容續佈。惟炤存不。其賣太妹女之遺風。無百兩盈。則其利地。當謹對使。爲謝拜狀。男權惟炤。原爲禱。前其利地。不知馬役。窺窺。詢父老。始知未奉停止。故僅於。是草。其利地。其利地。

將春季正食盡行發給矣夫已給而猶告擾則老
母豈無三尺乎凡告擾者卽行革役革預手此等以
此爲利窟必不復告擾矣夫他縣之馬役士紳之
辭辭雖疎亦不免獨東鄉之馬役巨紳之家
而和與雖平難也觀辭表等如與此疎疎東尚容
女昔由受世所不再製其部部謀派滿前對文請而
昔何革器而財知實上普皮文與味而西及則富其
無賦賦與吾需未貧文黑則也無賦賦於對書表資

再與本縣陳侯論馬役書 丁丑春

豚兒斯騏向蒙老父母甄錄收之門牆已受伯樂之
盼睐而始因避疹旣而種疹經歲閉戶尙未及一邛
函丈罪歛殊深茲者粗了婚娶聊畢人倫敝端家又
以貧紳蕭索有吳氏賣犬嫁女之遺風無百兩盈門
之光爛而重荷老父母隆賜下頒盛筐斐疊靜言思
之何以克當謹對使鳴謝拜狀另楮惟昭原爲禱前
因在城不知馬役究竟歸鄉詢父老始知未奉停止
故僅於楮尾草附數行求老父母勒碑杜後而所以

勒碑之詞未及詳條也。蓋幫貼一事斷不可行。今歲報八十五名富戶幫貼矣。明歲又如之。明歲未已。後歲又如之。今歲定幫三兩矣。明歲必加五六金。明歲未已。後歲必加十金。勢必至等於額編而後已。卽如臨川幫貼馬役。吳本如先生實始其議。當時不過三兩爾。今增至三十金。而馬役尙以爲未足。此前事之証也。今聞馬役受三兩者。已颺言於外。曰。此不遺幫我輩春季耳。夏季又來復告。而馬役幫貼未竟。人夫二百餘名。又聞軟血告狀求幫矣。此今日之証也。至

於不肖前東。但慮老父母榮陞之後。歲歲沿襲。怨謗多端。爾今者外議沸騰。皆謂庫吏鄒某及某某四人。各包馬數十匹。相與朋聳老父母而爲此舉。以爲歲歲告貼之利孔。雖其說甚秘。不肖不之信。然此四人者。其跡甚著。無怪通縣之歸怨也。今細詢衆口。鄒庫吏包馬二十名。某父子秀才共包馬四十名。而某包馬十名。旣以張李各姓。詭散花名。掩包攬之迹。而以前手提線。騷擾鄉民。享百倍之息。萬目萬口。老父母能保此四人不終罹法網乎。爲政之體。以通縣爲一。

家一家之中有爲吾子孫者有爲吾僕隸者糧里編戶富民老父母之子孫也夫馬各役老父母之僕隸也使爲家主者割子孫之財以飽僕隸則人必以爲不情况所飽非各役而獨歸此四人乎今鄉紳如謝培元王光復旣以爲不可矣通學士子又以爲不可矣通縣百姓又以爲不可矣是國人皆曰不可也然使馬役果疲勢難供應則不肖豈不能多方採擇上佐老父母末議而東鄉馬役比臨川金谿甘苦異勢故臨川之馬役向時三十年前有議富戶幫貼者有

議六里走遞者有議隨糧分幫者獨東鄉百餘年主者惟知按季給發役者至於父子相繼不願役者隨卸隨補不待紛紛告幫其說一也市衢郭內之民耕種爲業穀粟菘豆足供馬糈佃田傭工牧牛豎子可克馬卒農忙則募短役相濟閒暇則專供官差比他縣逐末游閒之民不同故馬糈有餘又以道里適均東至安仁西至進南至撫東南至金谿不滿百里輕騎晝夜往返便易其証二也他縣馬役脫卸之時如釋重負父子相慶獨東鄉馬役脫卸之時必責新役

頂手馬額一名、頂手六兩、夫額一名、頂手三兩、方行
脫卸、其証三也、他縣馬役、鄉紳之後、秀才之家、府縣
衙役、皆得免充、至於有資財無勢力者、祈免不能免、
獨東鄉馬役、某宦裔也、某富生也、某庫吏也、逐之如
羶、有勢有力、可以免而不求免、非獨不求免、又營之
以爲利、其証四也、卽今告幫紛紛矣、宜其愁苦規避
之不暇、而陽苦之、陰據之、歎血紆衆、大呼於其黨曰、
如有富戶上、依准願走馬者、現在馬夫、不許於富戶
名下受雇、蹤脚、遇包馱、重差、俱屬富戶、辦役、如舊役

黨中有受包馱者、重罰、且衆毆之、盟性誓衆、惟恐鄉
民之應募、是陽苦之、以借爲告幫之端、陰據之、而杜
應募者之來、其証五也、包馬十名者、其家現在養喂
不過四五騎而止、以半實之馬、供包攬之全、蓋差期
有定、筭計甚精、遇差則雇馬克役、遇差踈、則馬半
供全、其証六也、不肖向以三說請老父母、一說請按
季給發、則馬役自不告幫、二說請區措、無礙公費、申
詳補足舊額十六兩八錢之數、三說則請詳脫役另
募、不許告貼、自今思之、不肖之第三說、雖下策、實上

策也。此輩據之爲利藪，一聞老父母有許脫役另募，不許告貼之示，則奪其利，又革其頂手，彼必不紛紛告挾矣。不肖近以此意遍告鄉民，鄉民費貼者皆蹙額而言曰：縣主爲馬役蒙蔽，謂鄉民畏克，愿幫不知鄉民之樂克畏幫也。蓋報不由黨里，不審貧富虛實，馬役一名，令其自報富戶一名，批准之後，差人票拘稍遲，則馬夫四五十人擒毆，差人因而罵辱，歇戶蠶食歇戶之家，歇戶畏馬夫如畏虎狼，不待鄉民祈免，有歇戶畏逼而代克三兩者，有鄉民入縣訴狀而馬

戶羣毆之於塗，不聽其赴訴者，如果縣主責令馬役願退者，具執結更易差名，另募新役，則鄉民便於應募者，孰不願上依准。鄉民之言如此，擬草碑揭數行，以待老父母裁定。大意謂東鄉馬役百有餘年，畫一遵守，今茲告貼，義難作備，恐歲歲沿襲，騷擾鄉民，徒飽包馬者之橐，除本縣按季給發工食外，其鄉民無知私爲馬役挾幫，已入銀者，卽准作馬役，夏季工食另扣本役工食補還鄉民，或鄉民中有錢糧者，卽准扣本役工食抵償，今後不許告貼，果係赤貧，疲苦許

上執結退役本縣另募新役克當另行四鄉格示有
殷實民戶丁財可供馬役者卽具姓名上依准本縣
按季給發若本甲有錢糧者仍在按季對支其舊役
有欺凌新役併包攬勢豪挾私謀害新役推替差攘
便差意畱包占者本縣定以法懲遇上司差票承舍
包馱一體均挨輪值不許舊役卸害其勢豪包馬多
至十名二十名者查實革出永爲定規遵守俟老父
母揭示之後不肖卽令家丁老成者領馬二三名住
縣克當併通謝培老王光老輩各以家丁領馬二三

各率先士民爲四鄉倡其諸生富民凡可通言轉諭
者通告以意使之踴躍依准此說有七便以鄉紳家
丁倡率同事舊役不敢欺凌新役鄉民有恃應募必
多其便一承舍須索常例其風必殺其便二鄉民協
同宦丁工食不待干托卽請富民利於對支本甲其
便三餘干安仁進贖等處浮規赤貧逃亾悞事之輩
一槩清革馬戶盡實雲錦成羣其便四宦丁之名不
過暫假卽四鄉富人亦僅暫寬依准市衢郭內自有
的當殷實爲之頭役火後併無查丁頭抗之弊鄉富

亦無經歲衙前之擾其便五、包攬之家如某某者有
宦丁在事必不容其一馬兩克半爲烏有包攬之弊
亦併清革其便六、永人遵守不許告賄隨告隨革隨
革隨補四鄉安堵不煩追呼其便七、伏懇老父母渙
汗大號速更前說不肖輩踴躍趨命期以秋季爲始
俟老父母有大示之後不肖亦隨有勸曉鄉富刻帖
遍粘四鄉旣以揚仁風而又使一番德意盡歸其權
於上人則尤爲政之體也併隨有馬役問答紀畧上
下二首上首專言東鄉下首遍及臨川金雞事體俟

刻成呈覽併將呈之兩臺巡驛二道府刑二尊爲敝
郡分庶民之憂也附此且謝且懇無任祈切至三百
武藝皆學也今兵刑尉之富民家有成粟有金銀而
無珠寶無古玩無法書詩書此不可以言大家必如
社蓋仕族族大人象不惟有科錫人吏又有道德忠
義又有方術使學之人又有實力拳勇之人下至作
利利出鬼神之入無所不在此所謂大家也文
章大家亦復無所不有方爲大家古文中惟歐公是

文而亦自具宋時同時之文如蘇如王如李綱奏議
皆若於歐集先見之此所以爲大家諸史中惟史記
可稱大家史記有極簡老文有極波瀾浩澗文有極
整齊嚴核文又有極踈節濶目文有恢諧譁嘲文又
有極詞嚴義正之文此所謂大家也時文亦然時文
惟守溪先生無所不有次則震川荆川有歐有曾
蘇有極簡老文字又有極輕婉文字有高文與册又
有曲折踈宕然此非可語於今日之人也年任就
所近而爲之既專既力門戶完好優游披廓泛及所

長以漸及所短然後無所不有然抑難矣惟神留誌

志要臨州縣與使以爲事來會時每後嗣後不

考蘇種護汝如笑長兒隨笑先母形神俱存然山中

每聞鄧綬讀史疏指時務切實可行有傳陸宣公

之文章有用之學非如今日套詞墨責者之此所謂

鑿鑿乎如五穀必可食如藥石之必可治病也

靜觀時事私有浩嘆竊謂天下事關然總也矣地昔

揆文職以進退人才爲青務進退人才當計之天下

之公論使進退人才不當計之天下

又謂漢書... 若於歐集先見之此所以為大家諸史中惟史記
可稱大家史記有極簡老文有極波瀾濶濶文有極
整齊嚴核文又有極疎節濶濶文有極諧諷文
有極詞嚴義可學以此所謂大家也辭文亦然時文
惟守溪先生無不... 次則震川制州有歐有曾有
蘇有蘇簡老文字又有蘇... 蘇有蘇與州又
志此新... 然此非... 於今日之人也年任就
其以漸... 然此非... 於今日之人也年任就

與郭雲機書

丙子春

舊夏臨川縣桂典史以覓事來會附書仰候嗣後不
孝種種多故始哭長兒隨哭先母形神俱瘁然山中
每閱邸報讀大疏指陳時務切實可行賈傳陸宣公
之文章有用之學非如今日套詞塞責者之比所謂
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藥石之必可以治病也
靜觀時事私有浩嘆竊謂天下事關係總由揆地首
揆之職以進退人才為首務進退人才當付之天下
之公論使進退人才不能以天下為公即使廉如伯

夷才如周公、得君如武侯之於昭烈，終不能爲治。今議政府者紛紛，而卒未有能言其要領者，何也？薦舉一說終不可行，無論真才實難而薦人之人尤難。夫薦人之人，留意天下，以物色豪傑爲心者，仕途能有幾人？今之撫按道府，在地方四五年，平時胸中無主，目中無珠，一聞此舉，倉皇咨詢，非統袴膏粱，則僅得庸謹迂腐之人，以了局，勢必薰蕕雜處，不肖者旣敗乃公事，間有賢者，亦羞與噍伍，將來必致詔令不信，豪傑解體，且其人果賢，必不願受知於私門，其

人果賢，亦必不能自全於世網，不孝以爲撫按監司，果皆公廉持法，則屬官之賢不肖自明，屬官之賞罰黜陟，公正無私，則孤寒之乙榜明經，皆可以才守口致功名，人人自奮，何必紛紛多事，使撫按監司不賢不公，則雖今日求賢良，明日舉方正，此賢良方正者，豈能俛首善事上官，剝民以媚人，要譽乎？綱舉而目張，此爲治之要也。夫欲破資格，而資格終不可破，欲舉逸才，而逸才終不能上達，則莫若尊重進士之科，欲重進士之科，莫若先清進士之途。夫進士之塗所

以未清者以其先文苑而後吏治未試之事而先期以遠大使庸劣無才貪饕剝下之人時側其中以致聖明厭薄而更開非常之門以收天下之士爾今誠暫停會試之科令天下乙榜勒令就州縣之職待其三年滿試至廉至能者方許就會試凡與試者有收無黜試而擇其兼有文學可備論思者以爲館職餘各就其長以爲臺省刑名錢穀之司則進士之塗必無庸劣無才貪饕剝下之人以側其中而進士之塗清此外無才無守者勒令罷黜終身不與會試其

貢監科舉亦倣此例先令就職試其才守另爲鄉試以至會試則進士之塗愈清進士之塗愈重所謂先吏治而後文苑先試之事而後與之重資也所慮者煩劇州縣貴紳大老試吏資望無以壓服則倣太祖舊制知縣自六品以至七品從七品分爲三等如各直隸省下所稱劇煩諸州縣仍遵祖制爲六品使已試吏治之進士任之則法全面可行之三十年上自揆席下至撫按監司從此必無無才無守之人得而上進如此則不必破資格而無資格不必舉

逸才而逸才進矣不孝細觀同鄉同籍中留心世道
惟老年翁及字魚吉人兩年兄故謹陳菑莠如可見
之施行不必出自不孝也今因東鄉典史兌部之便
附此伸候臨楮可任神馳

答王玉齋書

前以空緘奉候台嚴方自愧無以將意乃求一惠三
使仙茅卅雞以望外佐扶年却老之具至以首烏寵
頒生平惟於鍾山購一枚服之二年自覺血氣流行
無滯今其大又倍之此後肝腎兩藏得以踈風滋血
皆台見之賜矣吾輩老年惟有著書第弋義次郎服
食修鍊從仙家乞長生耳來論雖令婿時傳注垂而
培老處絕無裏言大約吾縣此時門戶峻絕翁亦三
載未入邑城因追思向者魏士爲之高爽軒豁意氣

肝胆與君家銘新之少年識度用力於人所不知之地徒令人升降興思耳然弟事實與政府相表裏今始天奪其筭使在今日則台論固當別有灼對也仕路風波從無不解之局曾參不殺人台兄公論自明願以道眼看破何時入禪尋台兄帥謝湯三姓舊遊乎風流韻勝今雖遜昔然峴臺羊角之間尚可寄迹使弟得追陪鳧鳥也

謝

